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從行動主體的角度看 2004 年中華民國第十一屆總統大選後  
「320~520 抗爭事件」的發生及影響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2-H-034-001-

執行期間：94 年 08 月 01 日至 95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楊祖珺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31 日

##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2004 年中華民國第十一屆總統大選後由人民自發性所主導的「320 到 520 人民抗爭事件」，是台灣近代政治史上、也是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將中央政府政府遷台以來，第一次發生在時間的延續性、在參與的人數上，規模最大的群眾抗爭事件。筆者在上述抗爭事件發生的過程中，曾邀請十八位訪員，在抗爭現場針對從三月二十日午夜從凱達格蘭大道、中正紀念堂、一直到五月二十日第十一屆總統就職典禮當天在總統府正對面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持續抗爭的民眾，在抗爭現場以民族誌的方法進行研究。其後四個多月期間，筆者也曾經針對不及在現場進行查證以及尋訪的相關歷史條件，進行細節研究。研究所得的一百一十四篇紀錄，曾以對話式的演敘(narrative)體方式，將當時的社會情境、抗爭現場的氛圍、抗爭人民對於當下及/或當時的行動與思考、以及筆者的研究心得，具體呈現在《我在凱達格蘭等你》一書（楊祖珺，2004；楊祖珺，2005）。

上述研究之所以展開，肇因於筆者長年關心及參與台灣社會由人民自發性所主導的社會運動的經驗與領悟有關——看慣支持者熱情奉獻，卻對於「被背叛」的真相毫不知情。縱使意識到「被背叛」，卻甘願選擇不分青紅皂白，找盡藉口替當權者脫罪，甚至以自我催眠的方式，讓自己陷入義和團式黨同伐異的簡約行動模式之中，而忘了人民自己也有辨識是非，當家作主的能力（楊祖珺，2005：5-6）！「320 到 520 人民抗爭事件」之近因，主要源自第十一屆總統大選前一個多月期間，質疑民進黨政府以「大選綁公投」、以及 3 月 19 日「兩顆子彈」的方式在選舉過程中進行政治操作，因而贏得該次選舉。當 3 月 20 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以 29,518 票的些微差距，贏得大選的結果之時，由於在 3 月 19 日之前有關選舉投票行為的民意調查預測多次顯示國親聯盟的候選人可能贏得大勝、以及在開票過程中有線商業媒體為了收視率而在開票過程的票數播報中「想當然爾」地「灌水」作假現象，雖然並未假造開票截止時的總得票數，但是卻為上述質疑點，憑添了更多想像的空間（楊祖珺，2005）。

雖說在社會中有上述種種現象，然而，在 320 到 520 抗爭事件發展的過程中，媒體或社會輿論帶著成見地將持續參與的抗爭人民以「藍軍的支持者」刻板印象來定性，進而將此事件比喻為藍軍的政治運動，卻同樣也是將台灣人民進行刻板印象切割的簡化思考。對於台灣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現人數規模最大、時間持續最長的人民抗爭事件而言（即便與 2006 年 10 月以前的「紅衫」現象相比），這樣的定性，不僅忽略了台灣人民對於民進黨從 2000 年贏得總統大選後種種尤其是經濟與文化政策上失當的不滿，也忽略了在 2004 年三月二十日午夜，國親選舉聯盟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連戰與宋楚瑜，是由激憤的支持者主動前往總統府前抗爭之後，才勉強跟著群眾前往抗爭的事實（連宋二人到了 21 日凌晨四時許即陸續離去，遺留抗爭的人民獨自在府前廣場徘徊）；這樣的定性，不僅罔顧（至少）在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典禮之前的兩個月期間，抵達現場抗爭的人民以及以及主動湧入的後援資源並非歸屬於「藍軍」，更罔顧二十四小時從未間斷抗爭的人民，在遇到「藍軍」執政的台北市政府警方分別於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三日以

及四月十日數度遭到警方暴力並違法（四月十日的合法集會應於晚間十時結束，警方在下午六時連宋兩人演講結束後就進行驅離行動）的強制驅離行動中遭遇到挫折與堅持的行為事實；此外，將抗爭人民比喻為「藍軍」群眾的定性，不僅罔顧「國親選舉聯盟」的競選團隊以及 2004 年底即將投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選舉以及立法委員選舉的「藍軍」政治人物，從抗爭行動開始就「守株待兔」伺機侵佔人民抗爭成果的僥倖心態與作為，更罔顧台灣最大反對黨中國國民黨眼見人民抗爭可能失敗而在四月十七日公開發表人民自發性的遊行「和國親聯盟完全無關，國親也沒有發動民眾」的事實。研究者也不能疏忽：國親選舉聯盟的領導者在抗爭期間，將抗爭現場當成與民進黨當權者討價還價的工具，以及年底「選舉造勢」的場合。研究者更不能疏忽：國親聯盟在美國政府於 3 月 26 日「打電話給台灣相關單位…」關切並觀望著台灣政局可能的演變時，企圖在人民抗爭現場積極參與抗爭人民活動的企圖，以及當四月初美國政府代表私下聯絡國親領導人顯然已經「壓保」抗爭運動不可能改變台灣政局的表態後，在四月十日中央政府與台北市政府違法暴力驅離民眾之後，抗爭現場幾乎不再見到之前信誓旦旦與人民站在一起的兩黨政治人物（楊祖珺，2005）。

筆者在進行 2004 年的研究之後，與抗爭現場不同集結的人士在過去兩年中持續的交往、甚至一齊參與台灣社會其他類型的社會運動，因而，筆者對於本研究參與者之理解，除了分別進行過從四小時到六小時不等的深度訪談外，還包含著研究者與參與者在長期以來彼此之間的友誼與信賴。筆者從一九七七年以後，曾參與文化、社會、政治訴求等各異的「黨外」民主運動。一直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也親身體驗到以往台灣人民「黨外」運動的努力經驗或成果，被台灣媒體及社會人士以「綠色」（民進黨）來形容的不當。對照於「320 到 520 人民抗爭事件」的行動，台灣社會使用「藍色」（國民黨）定調其運動性質，證諸上述筆者信手拈來在 2004 年研究過程中所得到的證據，這顯然又製造了另一極端的政治刻板印象。這也是筆者為了凸顯抗爭人民的抗爭歷程而在 2004 年進行自費研究之後，決定著手進行本研究的最主要目的：（1）透過從 2004 年以來第一次參與政治抗爭行動而又因意識覺醒持續抗爭至 2006 年的行動主體，凸顯出以「藍軍」標籤 2004 年總統大選後「320 到 520 人民抗爭事件」的不當；同時，（2）透過本研究中的行動主體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的成長經驗、抗爭反思及其心路歷程，理解並分析以人民為主體的社會實踐的工作備忘。

## 二、中華民國第十一屆總統大選後「2004 年 320 到 520 人民抗爭」事件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日，是中華民國第十一屆總統、副總統選舉的投票日。製造著「藍綠對決」、意涵著「統獨爭議」及「省籍矛盾」的新聞報導以及談話性節目內容，從選前大半年，就充斥在台灣社會的各式媒體之中。三月十九日下午二時許，在距離三月二十日正式投票時間開始前近十八小時左右，新聞媒體出現了有關執政的民進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及呂秀蓮遭到槍擊的即時新聞。其後，有關「陳總統槍傷在腹部」、而且「確認總統身上有子彈」的總統

府秘書長在十九日下午三點三十五分的談話，中選會主委三點四十八分宣佈選舉活動照常舉行的政府決策，以及晚間十一時左右，國親選舉聯盟質疑槍擊案的記者會，也都在台灣電子媒體中成了幾乎眾所周知的重大新聞事件。

三月二十日下午四點，中央選舉委員會的投票作業截止。但是，在電子媒體的開票過程中，商業台爲了衝刺「收視率」所出現的「灌票」比賽，卻也在第十一屆總統大選的揭曉過程中，替台灣社會在該次選舉過後，增加了至今無法評估的社會代價。

2004年的二二八當天，糾纏在「台灣第一次、世界都在看」的公民投票護總統選盤的「手護台灣」活動中，兩百多萬支持執政黨的台灣人，「以台灣全島爲舞台，北起基隆和平島，南到屏東昌隆村」，在下午兩點二十八分的那一刻，拉起了全長近五百公里人鏈。而國親選舉聯盟，也在三月十三日東施效顰般地舉辦「換總統，救台灣，全民總動員」的活動。連戰與宋楚瑜這組候選人分別在台北市總統府前、以及台中市兩地，在下午3時20分高呼「換總統」，喇叭、哨子、號角萬巷齊鳴的那一刻，事前保持神秘的設計終於揭曉：兩對夫妻五體投地親吻著台灣的土地。比較突兀的新聞景象，要屬連宋總部的總幹事林豐正也僵硬地趴在連戰夫妻身邊，而做事敬業的宋楚瑜妻子陳萬水則當真用雙唇親吻土地，沾滿了一嘴的泥巴。被訓練成只熟悉動員配合、而不熟悉上街抗爭的國親選舉聯盟的支持者，則在爭取總統連任的陳水扁妻子吳淑珍在活動前蔑視地評論「他們只有小貓兩三隻」的刺激下，國親選舉聯盟的造勢活動，也在全台二十五個縣市，聚集了近兩百萬的民眾。

在總統選舉活動進入了三月的階段，鮮有台灣人知道（因爲媒體沒有報導），三一〇上午，台大法律系的林柏儀、政大勞研所的陳柏謙、世新新聞系廖珪如、以及政大哲學系、政大新聞系、文化新聞系、政大俄文系等不到十位學生，爲了要求「刪減國防預算用作教育費用」的「反軍購拚教育」，在總統府前台北賓館的人行道上，靜坐抗議了一上午。他們選擇台北賓館而沒有選擇凱達格蘭大道，是因爲他們知道藍綠大戰下，沒有媒體會看重教育議題，而一旦被抬走，他們連抗議的訴求都無法持續（楊祖珺訪問林柏儀，2004年6月30日）。當這些學生隨後分別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以及民進黨中央黨部抗議時，民進黨的支持者指著他們罵道：「國民黨給了你們多少錢？」

當然，台灣人也不知道從三一七到三一八「爲推動『以上皆非』、『絕對多數』選制的真民主」的「百萬廢票行動聯盟」在「拒絕爛蘋果輪替」26小時苦行中，每四小時輪一班，在炙熱的柏油路上靜默地排放著「綠蘋果」、「藍蘋果」，以蘋果距離前進的遊行隊伍行進到距離民權東路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競選總部前五、六公尺的建國南路上時，懸掛著「民進黨海外後援會」的中型遊覽車驟然停靠在馬路中央，三、四十位台灣美國人衝進苦行隊伍中，橫跨在排列了藍綠蘋果的軸線上，手執擴音器破口咒罵並阻礙合法遊行隊伍的行進。其中一位衣著昂貴的年輕女性，指著靜默遊行的十數人罵道：「你們到底懂不懂什麼叫做民主？」（筆者於3月18日下午4：00～8：00從建國北路出發到民權東路民進黨競選總部的接力

排班中，親身在現場的經歷)。

相對於上述台灣人爲了社會正義或政治體制改革的遭遇，三月一日上午十點，由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與「核四公投促進會」成員等，選擇在立法院門口靜坐，要求「朝野政黨在三二〇大選前通過『立委減半』修憲提案」，獲得了民進黨團三長親自前往獻花致意」(張麗娜，2004年3月2日)，而台灣各媒體則爭相報導。

距離中華民國第十一屆總統選舉投票啓始時間之前的18小時左右，三月十九日下午二時許，台灣的電視快報中，紛紛出現了民進黨籍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呂秀蓮在台南市沿街拜票時，遭遇到槍擊的消息。台北民權東路民進黨全國競選總部，湧入了大量人潮，許多支持者「當場急得哭了出來」。總部爲了「平撫緊繃的情況，也擔心民眾情緒失控，不斷以麥克風廣播，呼籲大家冷靜」，同時帶著大家唱著「相信台灣」(吳昆宗等，2004年3月20日；蕭旭岑、羅如蘭，2004年3月20日)。三時許，電視上傳來陳總統傷勢穩定的消息，現場爆出掌聲和歡呼聲，「阿扁加油」的呼聲此起彼落。台北市競選總部總幹事李建昌告訴現場支持者，「總統安好，並要民眾絕對不要傳播謠言，大家要保持冷靜，投票如期舉行」(Ibid.)。在當時的「東森新聞網」的網站上，人們可以看到——就在台灣總統大選陷入了疑懼驚恐的氣氛之時，下午三點多，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在總統府內召開記者招待會。會中除了宣佈國安機制已經在總統槍擊案後啓動之外，還說明了總統的槍傷是位在腹部，至於副總統的部分他則表示還不清楚。邱義仁表示，當他一確認總統身上有子彈後，就下來開記者招待會，他還提到「目前總統與副總統的身體無礙，而且意識清楚」。但是當一位記者追問，「子彈是在總統身上找到？還是在車子上找到？」時，邱義仁先是楞了一下，然後說：「是在...總統身上。」當他說子彈是在「總統身上」時微笑了一下(吳育政、簡余晏，2004年3月19日15:35)。

相較於總統府秘書長在3月19日下午三點三十五分的記者會中，形容總統「槍傷在腹部」、而且「確認總統身上有子彈」的急迫情況，中央選舉委員會的主委黃石城，卻在隔了不到15分鐘的三點四十八分的台北市辦公大樓前，告訴社會大眾：第二天的大選如期舉行，不受總統的受傷而影響(鄧若寧，2004年3月19日15:48)。

到了319下午五點左右，民進黨宣佈停止舉辦原訂北中南的四場大型造勢活動。輔選幹部也呼籲民眾「不要再有其他讓總統焦慮、痛心的行爲，並勸阻所有由群眾自發性舉辦的祈福集會」。而原本打算在台北中山足球場舉辦的「百萬人民反攻台北城」晚會，則是在民進黨競選總部工作人員強行斷電的情況下，才疏散了現場的支持者(陳嘉宏等，2004年3月21日)。然而，支持民進黨的群眾，則轉往陳呂競選總部，人群從民權東路、建國北路口一直擁擠到「建國北路和合江街口間的民生東路段」。此時「天色漸暗，聚集在總部廣場的民眾情緒平復，心情轉趨高亢，高唱著『相信台灣』、『伊是咱的寶貝』，有些熟知台灣悲情選舉經驗的人，「三五聚集著談論選情，大家都篤定認爲，『阿扁贏定了！』」(Ibid.)。數年

前，放棄了國民黨籍轉而支持民進黨的「競選總部宗教部主任」趙永清隨即找來佛、道、亥子道、基督教長老教會等各宗教界人士，與民眾一起為陳總統和呂副總統祈福」。高喊著「阿扁凍蒜」愈發激越的民眾情緒，在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帶領大家朗頌祈禱文，在「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和台北縣長蘇貞昌頻頻勸慰」之下，人潮一直到深夜才逐漸散去，並且「相約在 320 投票完畢之後，再回到總部一起守護台灣、迎接勝利！」(Ibid.)而國親聯盟的總統候選人連戰，也在確定陳呂遭到槍擊後宣佈，「為了國家社會的安定」，立即停止包括原訂在台北、桃園、台中、高雄的四場大型造勢晚會(蕭旭岑、羅如蘭，2004 年 3 月 20 日)。

3 月 19 日的台北，後來加入了「國旗隊」每天下班站在公園路邊搖大旗的朝九晚五上班族謝慧安小姐，由於一整天忙於工作沒有注意到槍擊事件，「五點下班以後，趕到中正紀念堂才知道這消息」，「看到原來守候在那兒等著為國親造勢的人群逐漸散盡之後，很失望、又很憤怒」的她，才在七點鐘離開了中正紀念堂(韓上倫訪問謝慧安，2004 年 5 月 19 日)。在台北，數千名國親支持者，早已擠滿了八德大樓連宋競選總部前的小廣場，高喊著「連宋凍蒜」。而國親黨工以及民意代表則輪番上台安撫群眾的情緒，並且邀請支持者在第二天「按照原定計畫投票，不要讓選舉受到干擾」。從中產階級的國際視野，忖度台灣局勢的台北市長馬英九更呼籲，「台灣選民在危機時刻要讓全世界刮目相看」，讓投票如常而後順利開票，不要出現任何糾紛，「讓 CNN 的報導標題改寫著：台灣人民並未因槍擊案擾亂到選舉！」「如果有人意圖要這樣做，我們偏不受影響！」(蕭旭岑、羅如蘭，2004 年 3 月 20 日)在高雄，國親的支持者甚至「落淚要求不能停辦造勢晚會」，但是「在立委王鍾渝、邱毅等人的勸說之下，才同意先行回家催票」，但也相約在第二天晚上「要在同一地點慶祝連宋勝選」(本報記者[中國時報]，2004 年 3 月 21 日)。就在國親支持者不知所措，而台南市的支持者顏平漢女士所形容的「槍擊案發生後，南部的選舉宣傳車以及地下廣播電台，都在說是連宋聯合老共一起槍擊總統」(韓上倫訪問顏平漢，2004 年 4 月 28 日)的各種口耳傳聞的選舉氣氛中，十九日晚上八點，國親聯盟在國民黨部能夠支配的中國電視公司舉辦了一場「決戰 320 關鍵之夜」的電視節目。畫面中，原本打算在造勢活動中參與的藝人以及政治人物，在既不像選舉造勢、不像安撫群眾、不像「為總統祈福」、更不像質疑槍擊真相的氣氛中，完成了選前最後一夜的造勢節目。

3 月 19 日晚上十點五十五分，在國親選舉聯盟的客卿智囊立法委員陳文茜與競選團隊的主要人員在連宋競選總部的記者招待會中，強烈質疑 319 槍擊案：「距離總統受傷地點附近有兩家醫院，為什麼要選擇五點六公里外的奇美醫院？」、「台灣沒有國安單位嗎？四百多個執勤人員在哪裡？」、「有護士檢舉國安人員早在 18 日上午就到醫院視察並清查現場」、更有「醫生檢舉，陳總統的就醫紀錄全遭竄改」等十二點質疑(政治中心[東森新聞網]，2004 年 3 月 19 日 23:09；倪鴻祥，2004 年 3 月 20 日 00:33)。國親選舉聯盟的總幹事、同時也是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在凌晨召開「呼籲大家勇敢走出來投票」的記者會上，針對記者於會後提問有關 319 槍擊案質疑的發問，馬英九表示，陳文茜的發言不代表連宋總部的意

見，她只是陳述個人的看法。

3月20日晚上，中央選舉委員會開票作業結束，國親選舉聯盟的候選人以兩萬九千五百一十八票的些微票差，落後於執政的民進黨籍候選人。隔日，當國親選舉聯盟的主要人員個別接受媒體訪問分析落敗的原因：除了歸因於「兩顆子彈」、「作票」等等外在於國親選舉聯盟的因素之外，還將落敗的原因，分別歸因於陳文茜以及「百萬廢票聯盟」。

在陳文茜的部分，部分國親選舉高層呼應民進黨選舉中心的分析，認為陳在3月19日的記者招待會中質疑槍擊案的說法，是「壓倒連宋的最後一根稻草」(陳心怡，2004年3月20日23:00)。雖然，根據陳文茜助理表示，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曾「拍拍陳文茜的肩膀，對她說『你委屈了』」(楊祖珺訪問陳文茜程姓助理，2004年5月15日)。而在將選票落敗歸因於選前推動的「廢票聯盟」上：國親選舉聯盟的主要核心幹部認為，「19日發生總統遭槍擊事件，影響了中間選民的決定，尤其是部分原本要投廢票的綠軍民眾，在昨日事發後，轉而支持陳呂。」(許允，2004年3月20日22:45)國民黨政策會更提出了「光廢票就足以翻盤」(張勵德，2004年3月20日22:40)的分析。不僅忽略了2004年總統大選出現廢票的地區，在可能支持「藍」或「綠」的南北差異或具有城鄉差距的地理地區，在曾經出現「藍軍」或「綠軍」支持比例較眾的投票地區，在各該投票行為分析單位的廢票出現比例，真的與以往出現廢票的比例有著顯著的差異？況且，上述的兩種分析，也忽略了在此次選舉的投票行為中，是否也出現原本要投廢票的「藍軍」民眾，在槍擊案後轉而支持連宋的可能性？較之以往台灣各類選舉總會出現1.2%~1.8%之間的廢票比例情況來觀察，2004年總統大選中的33萬多數量的廢票，其所佔總投票數2%左右的比例，至少在「廢票比例的數目」上，「百萬廢票聯盟」在總統大選前的訴求，似乎並未得到台灣民眾在投票行為上的明顯迴響。

一直到筆者撰寫本研究結果之際，「兩顆子彈」的「真相」在民進黨政府的調查中，以一位台灣南部地區在魚池中死亡的男子陳義雄曾經在槍擊案發生的現場附近出現為法官自由心證的推論根據，將之視為槍擊案的兇手而偵結。屬於國民黨、親民黨政治人物為主要催生者的「真相調查委員會」，則因為至今並未獲得合法的調查地位而胎死腹中，有關「兩顆子彈」的真相至今未明。

### 三、研究問題及研究方法

為了凸顯台灣社會輿論以「藍軍」標籤2004年總統大選後「320到520人民抗爭事件」之不當，以及參與其中的行動主體，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的成長經驗、抗爭反思及其心路歷程，以作為未來以人民為主體的社會實踐的工作備忘，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 (1) 參與者為何在2004年3月20日投票結果尚未經選舉委員會公布前就前往連宋競選總部及總統府凱達格蘭大道前抗爭？
- (2) 行動主體的抗爭趨力與自我看待的抗爭位置為何？
- (3) 從3月20日到5月20日抗爭過程中的抑制性因素及其真實經驗為何？

(4) 參與者在抗爭過程中的現實生活顧慮與心理因素。

(5) 參與臨時性小團體集結的抗爭經驗及至本研究進行時之檢討為何？

本研究使用的調查方法，主要為深度訪談法、以及筆者在過去兩年內與參與者在抗爭場合共同參與的觀察為基礎。在正式訪談的部份，筆者針對上述研究問題去瞭解事件及行動者自身經驗的相關經過，及行動者對於相關事件所詮釋的意義，正式訪談在經過逐字謄稿後分別經過參與者的確定與增修。然而，研究過程中，筆者也使用非結構的訪談，期使研究者的控制程度減少到最低程度，以期參與者自行建構的概念能夠出現。筆者使用 2004 年曾經做過研究的 114 篇現場訪問稿的資料，為本研究之理解基礎，選擇 (1) 在 2004 年 320-520 人民抗爭期間，曾經積極參與抗爭的民眾；(2) 抗爭者在彼時之後，至今均未參與特定政黨或政治團體之人；(3) 以 20 歲、30 歲、40 歲、50 歲的年齡層中至少有一人為選擇前提；(4) 性別之選擇，以男女各半為原則。(5) 在社經地位的選擇上，以學生、上班族、公教人員、家庭主婦等為選擇對象，以期研究被外界一直定位為「中產階級」為主的抗爭人民的理解。(6) 受訪者彼此在 2004 年的抗爭廣場中，曾經參與廣場上小團體的集結經驗。

本研究在選擇參與者前，參與者的「省籍」原本並未含括在選擇標準之中，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訝異發現，符合本研究選擇對象的抗爭人士之中，台灣省籍多於外省籍人士，此現象雖然在中正紀念堂廣場的抗爭現象中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但在本研究中出現卻純屬巧合。此外，由於抗爭現場曾出現各式缺乏組織性的抗爭小團體，本研究選擇的參與對象，彼此參與的小團體並無多少重疊之處。

本研究原本針對六位參與者接受深度訪談，在逐字稿完成後 (M1 計 56,02 字；M2 計 36,026 字；M3 計 48,621 字；F1 計 68,247 字；F2 計 32,645 字)，也都經過受訪者之確定並增刪之。當筆者進行逐字稿謄寫時，一位受訪者因受訪過程牽動到她個人成長經歷中的隱痛而無法自抑，對於受訪內容不希望筆者使用，筆者尊重她的心理感受而選擇更改另一位受訪者 F2。然而，當筆者進行研究結果的撰寫之際，又有另外一位逐字稿已經完成的女性上班族，突然來電不願表明原因地拒絕筆者使用她的深度訪談內容，由於筆者在進行深度訪談之初，對每一位受訪者都詳細敘述本研究之來源及目的，並且亦曾詳細告知進行質性研究在倫理標準上「受訪者的匿名性」相關的撰寫原則，並且還主動增添「無論受訪者在筆者撰寫本研究之任何階段時，都擁有不願將訪談內容呈現」的決定權利，因而，本研究之撰寫，最終以五位參與抗爭者的深度訪談，以及 2004 年之研究資料進行之。

本研究中所指的「廣場」或「抗爭廣場」，為 2004 年 3 月 19 日晚間至 5 月 20 日中午十二時，由人民自發性聚集在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府前廣場、或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拱門四周的抗爭廣場、或總統府正對面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人行道上的小廣場。此外在學術研究習慣性使用的「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或「研究對象」的稱呼上，為了避免讀者的混淆，原本亦應使用「參與者」一詞稱呼研究者的習慣，延續使用，至於研究對象的稱呼，在本研究中則使用「參



與者」一詞，以期表達「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在合作與平等關係上的最低標準。

#### 四、研究結果之討論

##### (一) 2004年3月20日至2004年5月20日人民自主抗爭的階段及其特色

筆者根據自己在2004年的研究，將「中華民國第十一屆總統大選後320到520人民抗爭事件」，從持續抗爭的人民積極參與的自主程度，用「時性」將該次事件區分出五個階段：

##### 1. 第一階段：初試聲啼期

時間：3月20日16:00~3月28日12:00

地點：府前廣場~中正紀念堂廣場

特色：絕大多數幾乎從未參與過社會運動以及反對派政治抗爭運動的人們，從個體對於台灣政局發展的憂心及憤怒而堅持從連宋競選總部行動到府前廣場的抗議過程中，在台灣所有新聞媒體聚焦報導、國親兩黨高層不知所措卻借力使力的現實政治運籌帷幄、以及民進黨執政當局爲了鞏固選舉結果尚在調整統治策略之際，抗爭個體在集體抗爭的行動中，體會統治結構鬆動的可能性。

重要事件：

- (1). 3月20日16:00，總統大選投票截止後，連宋競選總部湧入大量民眾。
- (2). 3月20日19:30左右，連宋兩人抵達競選總部，連戰宣布提出「選舉無效」訴訟，並向台灣高等法院與高等行政法院提出選舉無效訴訟。
- (3). 3月20日23時許，連宋競選總部熄燈並停止播音，群眾堅決要求連宋帶領大家到總統府前靜坐抗議。
- (4). 3月21日凌晨12:20連宋兩人走出競選總部企圖勸阻，眼見無效遂靜坐在總部前梯階，民眾強力要求競選總部進行法律訴訟的抗爭。
- (5). 3月21日凌晨一時左右，六、七十位支持者決定先行前往總統府。
- (6). 3月21日凌晨3時許，台灣高等法院裁准選舉無效之訴訟成立。
- (7). 3月21日凌晨四時，連宋應群眾要求，帶領群眾前往總統府。
- (8). 3月25日，廣場依然湧入大批人潮。有人上台要求群眾愛護馬英九，儘快撤到中正紀念堂。指揮車趕緊「消毒」，在擴音器中告訴大家：「目前沒有這樣的打算，請群眾小心『民進黨混入其中』。」(江慧真，2004年3月27日；郭瓊俐、鄭任汶，2004年3月26日)類似事件使廣場上增加了「小心民進黨的人來鬧事」的懸疑緊張氣氛。
- (9). 3月26日，廣場「兄弟」接獲台灣政府機關的送管訓警告，台灣政府接獲美國政府的避免動亂的警告。下午，民意代表與民眾強行阻止中選會公告當選名單，但無效。
- (10). 民眾持續六天七夜的堅持後，3月27日下午兩點，國親聯盟在府前舉行「要真相、拚公道、救民主」活動至六時結束。「和平號」指揮

車企圖將群眾帶往中正紀念堂。國親政治人物離場、民間政治人物許信良、陳履安向民眾致謝後離場。

- (11). 3月27日24:00, 鎮暴部隊前往府前廣場「只准出、不准進」; 28日2:10 國民黨秘書長及親民黨副秘書長前往勸離, 抗爭人民大喊: 「退此一步, 即無死所。」2:50, 台北市警方進行「柔性勸導」, 3:00至5:25 鎮暴警察進行三波「柔性驅離」。
- (12). 3月28日4:30左右, 四位女性在鎮暴警察「哪有柔性驅離」的混亂中, 撿拾起群眾被驅離時缺了大頭的大面國旗, 在中山南路、凱達格蘭大道路口的人行道上大力揮舞, 一直到3月28日12時許, 此後改採三班制, 亦為日後一年多在該地點持續出現揮舞國旗的「國旗隊」濫觴。
- (13). 3月28日8:30, 封鎖線內最後五、六人被警察驅離後, 廣場淨空。而近千名的抗爭人民, 被警方的蛇籠拒馬排斥在府前廣場的景福門處, 直到28日中午, 才陸續走進中正紀念堂休息。

## 2. 第二階段：抵抗等待期

時間：3月28日12:00~4月5日24:00

地點：中正紀念堂廣場←→府前廣場~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下

特色：抗爭的人們在國親兩黨高層政治人物的權力庇護下, 合乎「集會遊行法」規定地從中正紀念堂廣場到府前廣場, 而後又被迫撤退到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下。堅持抗爭的個體, 在抵抗中央及地方當政者施行強力驅離手段的過程中, 等待個別在彼時掌有政治知名度及政治實力的人物, 能夠出面領導抗爭的進行。在堅持抵抗與等待領導的抗爭過程中, 絕食靜坐學生的出現, 不僅吸引了媒體的聚焦、也吸引了各黨當權者投鼠忌器的表面尊重, 「靜坐學生」於是取代了原有台灣社會刻板印象所劃分的在內容上不清晰、在定義上也不精確的「藍軍支持者」, 「靜坐學生」不但轉化為廣場上集體抗爭行動合理化的簡易符號, 也成為國親選舉聯盟(特別是中國國民黨當局) 合理化本身「知法違法」但卻需要借力使力, 用以進行本身與民進黨政權在權力之爭上的藉口。對於廣場上堅持抗爭的人民集結、以及尚在廣場外關心但保持觀望的社會人士而言, 「靜坐學生」的符號出現, 對於個別主體、臨時結合團體、及/或原有正式組織的社會團體, 激發出集結抗爭能量的慾望來源。在社會人士逐漸湧入廣場抗爭行列的過程中, 廣場抗爭的集結, 在缺乏人際溝通的理解、以及缺乏廣場抗爭人民組織化理念溝通的情況下, 堅持抗爭人民(含陸續進入廣場的人民及陸續參與的學生族群) 有可能成為生產性抗爭動力來源的慾望成分, 遂墜落於個體固有認識及情感驅動的相互控制慾望的橫流之中。

重要事件：

- (1). 3月28日晚上，擠滿了廣場的抗爭人民至22:00以後才逐漸散去。
- (2). 3月29日的廣場抗爭人民感嘆「國親領導人不是玩真的」、「連宋往往去一下就走了」。
- (3). 原本預計從3月29日台北市三十五位「泛藍」的台北市議員前往中正紀念堂每人三小時的輪班計畫取消。
- (4). 中正紀念堂廣場的「民主論壇」除了民意代表與名人外，也開始讓民眾上台講話。
- (5). 4月1日，國親高層「擔心讓國庫增加負擔」，決定在聲請驗票時「只驗一號候選人選票」。
- (6). 4月2日19:30，八位組織「大學生聯合自治會」的大學在學學生，選擇「不分藍綠」而在與抗爭群眾區隔的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下，帶著口罩「靜坐」「絕食」抗議，發表「要真相、反歧視、爭未來」的抗議聲明，並安排「學生靜坐區」邀請全台學生前往抗議。當晚，無黨籍的政治人物鄭麗文及吾爾開希等人，獲准進入學生靜坐區靜坐，鄭麗文並且「大筆一揮」將原來的聲明改成五大訴求。代表人陳政峰沒有反對，靜坐區外某位有社運經驗的人士也並未阻止。
- (7). 4月2日，台中地區健康管理學院與東海大學學生展開為了支持靜坐學生而設的「青世代公益聯盟」，網路上出現支持學生靜坐抗爭的網路族。
- (8). 4月3日下午，連戰在前往參與國親聯盟在中正紀念堂舉辦的活動，前往探視絕食靜坐學生，針對自治會提出「扁連宋道歉」一事告訴群眾：學生所求不多，不過是為了國家民主、族群融合、憲政體制受到尊重而已」，連戰述說的內容符合鄭麗文修改的聲明內容。3日，民進黨捐了飲用水給絕食靜坐學生。
- (9). 4月3日下午兩點，國親聯盟在中正紀念堂舉辦「把真相還給人民」活動，連戰強調「真相不白、絕不終止」，並且表明「抗爭已經告一段落，成功地劃下句點；如果扁無回應，410還會再回來...國親要把戰場從街頭拉到立法院」等，下午六點不到，活動結束。18:10，抗爭民眾號召「前往總統府參加(18:30)的降旗典禮」。
- (10). 台北市警方於4月3日18:44以後三次舉牌，但未進行驅離。為避免群眾受傷，19:20警方將第一道的蛇龍收起。20:00警方在府前廣場進行三波「柔性驅離」直至22:30，部份民眾揚言：「與國親劃清界線，抗爭到底。」
- (11). 4月3日24:00內政部長要求台北市政府，於凌晨一時解散非法聚集的群眾。4月4日凌晨1:25至5:30，台北市警局霹靂小組展開連續四波強力驅離行動，一千六百名鎮暴警察持盾在消防車前向人群挺進，進行暴力驅離。在強力鎮暴過程中，積極抗爭的人民恐怕自己被媒體照相機或攝影機攝入，多名記者遭池魚之殃。人民與政府在府

前廣場激戰至 4 月 4 日 9：00 左右。

- (12). 4 月 3 日～4 日，關心學運的部份學生，與「大學生聯合自治會」並未經過討論或選舉就成了對媒體發言的代表人陳政峰見面商談，但陳政峰僅只邀請同學們進入靜坐區，卻無法出現雙方談論的氣候。
- (13). 4 月 4 日下午至晚上，台大學生為主的網路流傳著「直指陳政峰與陳信儒是國親黨工」訊息，並提出台大夜間部學生陳政峰任台大學代會議長時獲國民黨支持，當選後與連戰合影，以及台大夜間部學生陳信儒擔任連宋總部輿情組副召集人以及參與親民黨青年組織 E2K 組織活動的「證據」。陳政峰則表示如果有政黨動員，第一天怎麼只有八人；陳信儒則因自己的身份影響到學生靜坐的形象，主動一人移離到與其他學生有一段距離的大中至正門下空地，並且決定不但「絕食」並且「絕言」。其他學生看到此情景，決定移坐到大中至正門下面對著中山南路表示「共同承擔」。
- (14). 4 月 4 日晚 20：10，警方基於「維護安全」以及教育部管理的「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要求」，至靜坐學生處勸離學生。中正紀念堂百來位彼此不相識的抗爭人民，為了保護學生，改採以靜坐學生為軸心的聚集方式。22：00 左右，警方將靜坐學生「搬」至中正紀念堂捷運站後放行。23：30，台北市長馬英九親自到場反對「行政院直接指示警政署所執行的行為...不民主...不符合比例原則」，並且警告警政署不要「動」學生。宋楚瑜於 4 月 5 日凌晨抵達「譴責警方驅離學生」，並且表示「如果陳水扁沒有在十日前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槍擊事件，將會帶著學生衝進總統府。」
- (15). 4 月 5 日中午，民進黨主席邀請媒體聚餐：「任何靜坐，只要沒有影響交通及社會秩序，就沒有必要驅離」。同時間，教育部長黃榮村派常次、高教司長探望學生。下午，十數位大學教授至靜坐現場「發表支持學生的談話」。下午六時，黃榮村親至現場探視，「會把學生訴求轉達藍綠陣營，也保證中正文化中心不會驅離學生」。22：00 左右，連宋二度到場探視學生，連戰承諾學生「下會期就推動族群平等法立法」，宋楚瑜除了向陳總統嗆聲表示自己「不是軟腳蝦」外，還針對凌晨表達的「衝進總統府」添加了「不是去打架，是求見陳水扁」的附加語。23：00 左右，台大校長陳維昭「帶著醫療團隊」去探視學生。警方驅離的行動，雖然影響了近二十位學生紛紛加入靜坐，但上述幾日藍營政治人物的參與及表現，卻也造成曾參與過社會運動的學生更加裹足不前。

### 3. 第三階段：埋鍋造飯期

時間：4 月 6 日 0：00～4 月 16 日

地點：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下→府前廣場→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下

特色：本階段的形成至少有三大因素：(1) 廣場上透過缺乏人際理解及集體溝通的「翻轉假學運」以及「趕走搗蛋學生」的衝突過程。(2) 國親選舉高層視抗爭人民為權力鬥爭的馬前卒，然而，在抗爭的第一線，往往因個別政黨或政治人物個別的利益考量，而棄現場抗爭人民於不顧的現實。(3) 民進黨政府利用國家機器的警察暴力，鎮壓抗爭第一線的人民並且藉以恫嚇一般人民對於抗爭場合的遠離。(4) 大眾傳播媒體的政經組織結構，對於人民抗爭運動過程中對抗國家機器現象的成見。

重要事件：

- (1). 4月6日，大中至正門下學生靜坐區內的學生，總共有「五十四人參加接力絕食，現場則一直維持十幾名絕食學生」。10：00，陳政峰在記者會中表示「這一波靜坐絕食將於4月9日晚間結束..」，他向總統喊話：「陳水扁主席還不到廣場上面對學生，將會有下一波活動...參與絕食靜坐的伙伴一個個倒下，學生的體力已瀕臨極限，希望陳總統趕快到現場和學生對話」。同樣在上午時間，十多名大學生透過民進黨立委段宜康名義出借立法院會議室召開記者會，質疑目前在中正紀念堂的學運成員，具有濃厚的黨派色彩。部份具有學運經驗的學生們，則互相串連地在「丹堤」咖啡店開會討論是否應該進入靜坐區？廣場的靜坐區內，除了固定時間由陳政峰召開工作會議分配工作外，其他時間「不准開會、不准說話」，義工爸爸及義工媽媽替靜坐學生查驗欲進入靜坐區學生的學生證。
- (2). 4月6日，每晚舉行「民主廣場」活動，邀請學者、專家、社運界人士演講。
- (3). 4月7日上午，陳政峰發表「...希望政府官員非請勿來，...呼籲陳總統與執政黨召開第二次國是會議...若陳總統有誠意開放對談，承認四年來政治亂象確實存在...大學生可以放棄要求陳總統...公開道歉的訴求。」陸續有數位學生及教授進入靜坐區。廣場上彼此在過去十幾天內偶而見過面但彼此沒有溝通姓名的抗爭人民之間出現了「陳水扁調南部的警察上來打人」、「民進黨的學生來鬧場」、以及「黑道...在五二〇之前會幹掉一個學生，讓那個學生變成學運英雄」等等的耳語。
- (4). 4月8日上午5：00，民進黨立法委員羅文嘉以學長身份進入學生區探視，當他問「有沒有我可以幫得上忙的？」陳政峰立即提出希望陳水扁總統在4月9日前到中正紀念堂的要求，羅文嘉表示「以個人立場建議...不要在廣場上人多的地方舉行，以免造成群眾鼓動」。坐進靜坐區的極少具學運經驗的學生與前往靜坐的學生偶而進行非正式的人際溝通。廣場上靜坐學生區出現學生內部公開討論的現象，陳政峰等第一批進入學生反對如此，學生間出現應該討論與不該討論的兩極端意見，義工爸媽也出現類似意見的兩派主張，其餘的抗爭人民則散坐

四周不清楚狀況，「只覺得很亂」。4月8日晚餐時間，被懷疑是「民進黨學生」的靜坐區內學生出外吃飯時被義工毆打，當晚，「搗蛋的學生」被一位義工媽媽將要求發表意見、要求學生內部討論的「壞學生」趕出帳棚。曇花一現的學生靜坐運動，至此告一段落。

- (5). 4月9日，二十幾位靜坐學生在靜坐區，其他的抗爭人民總計約進千名人士前往廣場。19:00開始，由學者、社運人士、以及文化界人士組成的「廣場大學」開講，地點設在大中至正門外，為了「與學生有所區隔」。國親聯盟通過立委陳文茜所提「公投」提案，要求成立「槍擊案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國親發言人在記者會中表示：「國、親兩黨主席連戰與宋楚瑜明天下午兩點，將在凱達格蘭大道親自領銜連署公投提案，並且將在集會演講活動結束後，帶領全場支持群眾靜坐抗議二個小時，要求陳水扁公開回應相關訴求。」
- (6). 4月10日14:00，國親聯盟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公投拼真相」活動，舉行民眾參與連署。參加人數約十一萬人，不如國親聯盟預估的二十萬人。合法集會時間為22:00，不到17:30，連宋演講完畢「象徵性靜坐片刻，然後就走向國民黨中央黨部，簽名連署公投案」。現場群眾在他們前往中央黨部的途中，在一旁高喊：「不要把人民留下來！不要留下我們！」
- (7). 4月10日18:08，府前第一線人高喊「衝進總統府」。18:20警方開始舉牌，18:30開始，民眾拉倒了「公投要真相」的看板鷹架，並且將之架在拒馬上，企圖衝過封鎖線，有些民眾則向封鎖線內的警察丟擲棍棒和寶特瓶，並破壞蛇籠車。18:40警方逮捕兩名穿過封鎖線的民眾，19:00國親組成的糾察隊手持看板，企圖接近封鎖線勸阻民眾，但被群眾怒斥後離開。19:20，中山分局長宣布「現場民眾以達暴民程度」，19:50，台北市長馬英九下令展開第一波強制驅離動作，五輛消防車的水柱從天而降，更激化抗爭人民的情緒；20:10聚集在台大醫院站的警察往公園路推進。然而，凱道四周還留有的其餘三、四千抗爭人民，幾乎不清楚集中在凱達格蘭大道及公園路口附近的衝突為何？還以為推倒看板是為了「嚇嚇陳水扁」。20:30，國親兩黨秘書長及國親立委二十多人「到場喊話安撫群眾」，非但沒有勸退抗爭人民，現場反而不斷傳來要求向前衝的聲音：「你不衝有用嗎？你要四年後再來嗎？」國親申請的合法時間22:00一到，國親兩黨政客立即離開現場。22:40，在景福門到公園路中間這段的凱道，突然出現兩枚汽油彈，然而當時也在現場的民眾則向立委李慶華表示「汽油彈是從台北賓館圍牆裡面拋出來的」，指稱是「他們的人要嫁禍」。警方暴力驅離的行動，一直持續到23:45；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鐵捲門再次於23:00左右放下，留下大約五百名左右的抗爭人民在中央黨部前人行道上徘徊不去。

- (8). 4月12日11:00, 陳水扁總統透過羅文嘉與關心社會運動的學生社團聯絡, 在西門町紅樓劇場與學生社團的一百三十幾位學生會談。接受邀約前往的四十四個團體中, 以曾經在廣場「靜坐區」外觀望的學生所屬的十三個團體發起了「學生運動團體四一二」的臨時組織, 他們在「紅樓會」開始前演出「反藍利用、拒綠摸頭」的諷刺行動劇, 並在陳水扁抵達現場時, 高呼「終結政客禍國」口號後才進入會談現場。「大學生自治會」則以「拒絕被摸頭」而未參與, 今日開始, 靜坐區僅剩六、七名靜坐學生。晚上「廣場大學」(後來稱為「人民廣場」)社運人士在台上批判民進黨, 然而當話鋒轉到民進黨的問題「還是國民黨製造出來」的, 只不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時, 台下幾個人衝上舞台, 將寫有該演講者講題的海報撕下, 氣憤地丟到地上踩踏。
- (9). 4月13日晚, 有朋友替抗爭民眾尋找律師辯護的趙教授在聽到「爲何國親律師沒有幫抗爭中被司法單位判刑的民眾打官司?」的問題時, 他答道:「國親律師打官司, 還是要收錢的!」
- (10). 4月14日~4月16日, 大中至正門下除了幾位靜坐學生外, 每晚的「廣場大學」總有三、四百抗爭人民在廣場聚集。外界的資源幾乎不再, 廣場上的抗爭人民, 不但彼此互助合作地分享三餐、相互照顧, 夜晚, 還有女性也主動留下來, 爲的是「保護學生」。到了十號以後, 電子媒體少有報導。

#### 4. 第四階段：奮力一搏期

時間：4月17日~5月5日

特色：依然堅持抗爭的人數雖然不到兩百人, 但其中自發性的抗爭策略及行動的出現, 卻也見到了抗爭廣場可能轉型的契機。然而, 終因抗爭廣場主、客觀條件的限制, 抗爭的集體意識沒有機會經由(至少是)討論而產生。倒是廣場上的抗爭人民由於終日相處, 而產生了看似「命運與共」的相互疼惜心境。在這個階段中, 無論抗爭資源及抗爭新血都幾乎停滯, 奮力一搏的堅持, 倒反而在偶爾被大眾傳播媒體(青睞)而播出的衝突畫面、以及抗爭人們爲了讓抗爭運動延續而學習政治人物「搏新聞版面」的表象中, 剝奪及削弱了廣場抗爭可能在較不被媒體打擾的情況下, 重新整理出發的契機。

重要事件：

- (1). 4月17日前兩天, 抗爭人民透過電子郵件在網路上散發「四一七總統府前靜默遊行」的告知, 並且告知「遊行方式由參與者自行選擇: 一, 每人皆戴帽子、口罩, 雙手不拿任何東西(或只拿小國旗); 二, 自行攜帶A4大小標語, 黏貼或懸掛在身上; 三, 不帶任何擴音器及布條, 行進間不交談、不喊口號, 以沉默方式表現力量; 四, 遭遇警方攔阻, 不抵抗、不講話, 就地坐下, 警察走後繼續前進。」。17日上午, 國

民黨發言人宣佈：「這場遊行和國親聯盟完全無關，國親也沒有發動民眾。」下午二時，幾十名抗爭人民從中正紀念堂出發，繞行中山南路、貴陽街、博愛路、寶慶路、重慶南路與凱達格蘭大道，下午四時整回到中正紀念堂。到了中山南路時，約有三十名民眾加入。警方在 14：25 分第一次舉牌，參與的抗爭民眾有默契地自動散開，然後從中山南路、凱達格蘭大道路口的行人穿越道「過馬路」，人數一度多達三百多人，「參加的女性比男性多得多」。是為日後每週六下午二點「靜默遊行」之濫觴。

- (2). 4 月 17 日，靜坐學生的便當再無人資助。留在現場的抗爭人們，自己掏腰包、自己熬高湯照顧學生的飲食。
- (3). 4 月 18 日中午過後，學生靜坐區前有十幾人坐在那兒，此外，多位原住民的大學生亦穿著原住民服裝在大中至正門下靜坐。
- (4). 4 月 19 日，先前負責維安與照顧學生的義工爸爸、義工媽媽撤離，剩餘物資留給學生管理，帳棚全撤。然而，仍有四位義工爸爸堅持不退，留下來幫忙。每晚依然有關心的教授及社運人士前來人民廣場演講。
- (5). 當權者用「蒐證錄影帶」指認「疑似肇事的暴力份子」，台北地檢署專案檢察官簽發十餘張拘票，警方從 420 下午「全面發動拘捕滋事分子的雷霆行動」。對於這類的舉動，參與 403、410 抗爭的群眾都抱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的錄影帶，一定找得出那幾天毒打人民的保警錄像。國民黨為什麼不拿出來支持我們？」
- (6). 4 月 24 日下午兩點，第二次「靜默遊行」，七、八位以女性為主的抗爭人民，在結束時「散步」到陳水扁總統官邸附近。持續抗爭的林瓊汝說，417、424 的靜默遊行，媒體都幾乎不再報導了。「因為上頭有壓力，有媒體記者告訴我們，他們會來參觀、會錄影，但是，上面不會播。」4 月 24 日，媒體中也報導了陳水扁政府指稱國親聯盟的活動是「政變」的說法。
- (7). 4 月 30 日，抗爭民眾數十人待在冷冽的廣場中，17：00 左右，拿著自製的紙板繞行大中至正的拱門四周。
- (8). 5 月 1 日，百餘位以女性為主的抗爭人民於下午兩點進行「靜默遊行」，勞動人權促進會的「2004 年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大遊行」的數百人隊伍，也在中正紀念堂前集合往凱達格蘭大道方向出發。警方分別向「靜默遊行」的積極行動者及勞權會秘書唐曙進行「兩邊放話」的行動，分別在私下告訴雙方「對方今天準備暴動」。
- (9). 部份在 4 月 8 日被廣場義工媽媽趕出靜坐區的學生，5 月 2 日在二二八紀念公園成立「五三青年政治改革運動」。
- (10). 5 月 4 日上午，「大學生聯合自治會」的十數位靜坐學生，身穿白色的運動衫，背後寫著「踐踏民主、冷血政府」，胸前寫著「未來？」字樣。他們用紙張和塑膠帶製作一顆大型「民主石敢當」，放在景福門旁。「民



主石敢當」上面寫著：「哀我民勞、喚起民主、鎮邪伏偽、實事求是、敢擋逆流、立石為誓」。接著由台大進修班的趙偉傑帶領，進入總統府遞交陳情書。據報載，陳政峰表示，選舉真相未明、驗票結果未定，學生希望陳總統將就職典禮移到他處舉行，避免引發衝突。而在路口的國旗隊，將「原本放在面向總統府景福門」的民主石敢當，在學生前往立法院陳情之際，將石敢當推往總統府。警方還一度因此封鎖凱達格蘭大道。」

- (11). 5月4日上午，「民主行動聯盟」舉辦成立大會。當晚，「大學生聯合自治會」的學生們舉辦記者會，活動中靜坐學生們高舉火把進入大中至正門下，舉行「接下孤挺花、五四再出發」的活動，活動中聲明「參加民主行動聯盟」，並且表達今後將繼續在校園中宣揚理念的努力，以期待「學運再出發」。此舉為靜坐學生的行動做了轉型的工作。從4月2日以來，每天都到抗爭現場關心學生的郭中一教授，觀察到參與學生的複雜狀況，也擔心「民眾在那兒會有暴力行為，卻沒有領導者在那兒」維持。他認為，民眾也許認為是為了泛藍，但是，「他們沒有看到泛藍不是他們能夠依恃的力量」，於是邀請謝大寧、林月惠、勞思光、李明輝等新儒學者發起一個學界表態的聲明，後來因為需要連署，周玉山、黃光國、林月惠、謝大寧、胡卜凱、張釗維等人聚會，決定成立日後才定名的「民主行動聯盟」團體，並分別展開連署。
- (12). 5月4日上午，現場抗爭的人民間就傳出學生靜坐行動會在這幾天悄悄結束。對於現場必須留有靜坐學生，警察局與中正紀念堂方面才不會進行驅離行動的擔心，廣泛地在抗爭民眾間出現。
- (13). 5月5日，陳政峰「選擇中午以後群眾比較少」的下午舉行記者會，告知現場民眾及記者，靜坐的學生決定離開的消息。有一位抗爭民眾衝出來作勢要打陳政峰，被一旁抗爭女性阻攔。小田等三、四位學生因為不捨抗爭人民的傷感，臨時決定繼續靜坐。晚上，舞台上的人民廣場依然有抗爭人民提供的音響，依然有社運人士及現場民眾上台演講。

## 5. 第五階段：孤立無援期

時間：5月6日～5月20日

特色：孤立無援的抗爭人民為了熬到5月20日總統就職典禮時「向陳水扁當面抗議」的機會，抗爭廣場呈現出「為了520而停留」的現象。國親高層的政治人物已然完全棄絕因為他們為了權力鬥爭借力使力而動員出來的人民集結，民進黨政府也因為抗爭廣場不再有能量吸引抗爭的人潮，而將唯一可能成為當權者必須面對的「問題」——收拾廣場——留給台北市政府國民黨籍的市長做行政處理。在這個階段，我們偶爾發現抗爭人民依然期待擁有現實政治實力的政治

抗爭力量能夠介入，然而，終因廣場所具備的「抗爭」條件幾乎完全不具對當政者的威脅實力，以抗爭運動的整體性而言，抗爭的集體行動並未出現最後轉型的變化，但是就抗爭的部份個體而言，卻浮現了她（他）們未來從抗爭經驗中沈澱出來的自主力量的出現。

重要事件：

- (1). 5月6日，依然有近百位人民在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下堅持不走。
- (2). 5月9日，母親節。中年的邵海漪提了兩個蛋糕，「一個交給靜坐學生小田，要他拿回去給媽媽，另一個則是給廣場民眾」。晚上，廣場沒有音樂、沒有演講，沒有廣場大學，但仍有三、四十人聚在廣場上，由老牌藝人邵佩玲及另一位資深藝人主持著晚上的聚會，邵佩玲還買了許多康乃馨和蛋糕到廣場與大家分享。每天夜晚，仍有抗爭的男性主動留下熬夜，擔任維安的工作。
- (3). 5月9日，新黨主席郁慕明到廣場探望靜坐學生。
- (4). 5月10日上午，台北市刑警隊警察找王蘭談話，並且對群眾說：「你們這邊要清了、拆了。」就在此時，廣場抗爭男性的兒子師大附中學生汪震亞及時趕到現場，坐進靜坐區。19：00，拆掉的帳棚放在水泥地上，簡陋的舞台也早已消失，一些人拿著小板凳坐在舞台的位置，有人在衣服上寫著「我是學生」的字樣，廣場上只剩下一頂學生靜坐的棚子。
- (5). 5月11日清晨5：00，警察對負責守夜的志工表示「如果沒有學生，就要拆掉靜坐區的棚子」。晚上，網路上出現一封「我是附中學生・我還在這裡！」的電子郵件，署名師大附中三年級的「汪震亞于中正紀念堂」，並且附上一封致「敬愛的馬市長 閣下」的附件。他「研判將有十多萬南部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們，會利用大選情緒及族群衝突而傷害我們。我雖然也會有害怕的感覺，但我認為真相仍未大白之前，實不該輕言退怯…」，「在真相仍未明朗前自行加冕，作為學生的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我決定在中正紀念堂的靜坐抗議，在沒有讓我滿意的答案前，良知告訴我——堅持到底」，「在這個官逼民反的時刻，我們是否應該自築防禦工事，號召八百壯士，死守意義如四行倉庫一般的民主廣場。做為敬愛的馬市長治下子民，我以一個學生的身份，懇請您能保護我們的安全，至少為我們在大中至正門下周圍架上拒馬，現場愛國民眾自會保護我們的安全，願為中華民國滿地紅，獻上最後一滴烈士血。」顯然，這封信應該出自父親的手筆！
- (6). 5月12日晚上，七、八十位民眾聚集在大中至正門下，22：00左右，有人開始搬動現場僅剩的簡陋家庭用的音響器材，絕大多數的在場民眾完全不知道「今晚要撤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消息。23：00許，國民黨中央黨部前聚集了近百位民眾。他們拿了他們拿幾片厚紙板，用粗字筆寫著「反對黨，你在哪理？」的字樣，放置在國民黨中央黨

部外已經拉起的鐵柵門外。暗夜的人行道上，近兩個月以來人民抗爭的相片四周，點燃了百來根白色的小蠟燭。

- (7). 5月13日凌晨1:00左右，4月8日被義工媽媽趕出去的學生們來到中央黨部一旁觀看，一位抗爭女性立即前往學生面前不斷彎腰打揖：「那位義工媽媽沒有惡意，我替她向妳道歉。」學生笑而不答地以「我們還要去電影」為由離去。
- (8). 5月13日上午6:00，5月18日為了「坐進去可以維持那個廣場。學生一撤，廣場就玩完了」才開始前往靜坐的黃姓女學生，來到大中正門前「輪班」時，驚訝地發現「蔚藍天空下，除了兩、三位替代役男站在廣場上，幾隻鴿子低空齊飛，就只剩下幾塊棧板留在那兒！廣場上不見任何民眾，像廢墟一片！」
- (9). 5月14日16:00，幾位到了抗爭廣場才相互認識的女性，依然在空蕩的中正紀念堂廣場坐著聊天，她們不知道為什麼要撤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來中正紀念堂參與活動，是為自己負責，自己清楚自己為什麼到這裡來，才是最重要的！」問她，明天星期六的靜默遊行還有沒有？要怎麼走？阿姨回答：「我們來到這裡，不需要聽別人，我們走我們自己的，來這裡都是自動自發，不用什麼人來帶我們！」
- (10). 5月15日下午三點多，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新黨的義工鄭平拿張厚紙板，寫著：「今天下午四點靜默遊行」「靜默地」走到每個人面前，給大家看厚紙板上的提示。昨天在中正紀念堂的幾位女性今天也出現在中央黨部前。晚上八點多，坐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的黃女士正在傳簡訊給朋友，讓他們知道直到今天，人們還繼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爭。黃女士說，抗爭的人所以一直無法增加，是因為「大家都認為自己的力量太小，站出來也沒有用」。靜默遊行結束後，原有十數位以女性為主的抗爭人民又決定「到『監獄』（官邸）走走！」
- (11). 5月18日報載，總統就職典禮於520上午十點舉行。總統府周圍路段即將從明天下午一點開始交通管制。就職典禮當天，從上午七點開始擴大管制範圍，直到下午一點才解除。「交通管制」針對兩類對象：車子，行人。車輛要有事先申請核准的通行證才能通過，行人則主要經過民進黨縣市黨部與公職系統申請，拿到邀請函後，換取參加就職典禮的識別證。國親高層抱持鴛鴦心態，以「不承認子彈總統」的輕率策略，放棄參與總統府前「愛中華民國」活動的機會，放棄320以來信誓旦旦向抗爭人民的承諾，「要在520重回總統府」。國父紀念館拒絕國親在十七日以前申辦活動，國民黨發言人使用看似抗議威脅，實質上是央求民進黨給下台階的方式，向「報社透露」，國民黨原先規劃的520活動方式是沿著凱達格蘭大道拒馬走七圈。因為台北市長馬英九擔心引發衝突，才改成定點集會。發言人蔡正元說，由於國父紀念館不准國親在該地辦活動，藍軍內部醞釀「將

在 519 開始靜坐，把活動延伸到第二天，重返凱達格蘭大道」。

- (12). 5 月 18 日凌晨，中央黨部前人行道上，還有二十幾位抗爭人民。當天，抗爭的人們傳言：5 月 17 日國安局的人打電話給（以前加入過竹聯幫的）王蘭，要她撤退，否則送管訓。中央黨部前人們並說：「昨天『核心』開會決定，5 月 18 日下午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示威。」問他們「核心」是誰，抗爭民眾也說不清。13：30，近二十名抗爭民眾手持「子彈總統，全民不服」、「真相未明 嚴禁就職」、「真相未明 當選無效」等大開紙張，到民進黨前抗議。警方在陳水扁總統抵達前的 14：53 開始勸離民眾，15：10，勸說無效後的警方將抗爭民眾「帶回去瞭解狀況」。晚上的中央黨部人行道上，龔媽媽用手語教大家帶動唱。23：00 過後，一輛巨型吊車將近十數製作經費的「No Truth No President 有真相 才有總統」的巨幅塑膠布，懸掛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面對總統府的牆面上。相較之下，黨部前人行道的路燈桿上，懸掛著一塊抗爭民眾親手書寫的厚紙板，在堅持抗爭的勁道上，顯得有力多了——「相約人民廣場 518 進駐至 520」、「國殤日 \* 請全身著黑色衣衫 戴口罩、帽子」！

- (13). 5 月 18 日前幾天，中央黨部前人行道上的抗爭人民積極而隱密地在他處準備抗爭道具——切成三、四呎一節的甘蔗、在黑色傘頂劃有國民黨黨徽，傘沿則寫著「弔民主之死」的黑傘等等。負責「核心」資訊發佈的 Michelle，透過網路呼籲：「各位要真相的人士，請注意!!今天 519 總統府周圍將要封鎖!!而人民廣場(黨部前)的活動將會持續!!現場從昨天 518 開始,陸續有各地的民眾加入靜坐!!黨部牆上也已掛出"只有真相才有總統"的大型布條(有寫英文 No Truth, No President)!!讓 520 外國嘉賓都能看到!!因此要參加並支援的民眾!!請於今天 519 中午以前進場!!最晚也要在晚上 8:00 前務必到達!!否則將被鎮暴警察阻擋在外!!只能出不能進!!攜帶過夜必須用品,將有助於體力!!到場後請找"吉米(英文)"或"姚理事長"報到!!它們會告訴你們在那裡安全!!最後再重申一次!!臺灣的民主須要你的參與!!本活動將喊出"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號召大家前來集結!!若你無法前來,也請你發揮網路的力量傳送出去!!讓更多想為國家出一點力的人知道這裡!!讓更多人加入!!臺灣就有希望!!記得傳出去ㄟ!!加油了~~中華民國~~」（註：「吉米」即在中正紀念堂帶領群眾繞行大中至正拱門的 Jimmy；「姚理事長」是早期曾任台電工會理事長的姚江臨）。
- (14). 5 月 19 日上午，連戰從黨部出來與聚集在外的抗爭民眾講話。大約近兩百人今天來到中央黨部前的小廣場。抗爭民眾也準備了由「核心」教導大家製作「自己人」的辨識標誌——將小國旗對折，用橡皮筋綁起來或用別針夾起來，別在臂膀部位做為識別。16：35，內政部刑事警察局防爆車到中央黨部前小廣場，認為停在花園內左側

兩輛汽車之一的後保險桿下方，有個疑似裝炸彈的包包，後來發現只是虛驚一場。18：00 以後，抗爭民眾卻通通擠到黨部外的人行道上，拼命地揮舞手上的大、小國旗。手中有喇叭的能發出多大的聲音，就拼命地發聲。原來是參加「台北賓館」晚宴的外賓車正經過黨部前面，抗爭民眾期待以這樣的方式，讓「國際」知道台灣人民的不滿。抗爭民眾對著總統府方向高喊：「阿扁下台！」、「陳水扁下台！」、「中選會是他們的，選務人員也是他們的！」景福門前，許多人揮舞著國旗。手中沒有國旗的，乾脆將路邊插著的國旗拿下來揮舞。過往的車輛，搖下了車窗，一邊喊加油，一邊單手拿著國旗伸出車窗外，對著路上的群眾揮舞。中央黨部前面，擠得滿滿都是人。有人拿著國旗，有人拿著標語，有人拿著寫滿訴求的布條，對著經過中央黨部的來往車輛，盡情地揮舞、呼口號。黨部前架滿攝影機，記者努力地捕捉民眾激情的演出！

- (15). 5 月 19 日，原計下午一點開始的交通管制，直到晚上十點才執行。十點以後，總統府四周開始管制，管制區內不准停放任何汽機車。十點以後，凡停放在管制區的汽機車，都會被強制移往他處。警察也將在各個十字路口開始限制人員進入。5 月 19 日 21：43，警方從台大醫院步行走近中央黨部，進行第一次溝通。抗爭民眾看到警察過來，立即將鐵柵門兩邊關上，只留下可容一人通過的縫隙。身著制服的警察與便衣人員隔著中央黨部鐵柵門（註：中國國民黨土地所有權的分界線），與裡面的王蘭等人溝通。10：25，廣播車上傳來王蘭的聲音：「我們保留實力，不要為難警察！我們要和平理性！希望前面的民眾，慢慢撤退，請移到中央黨部裡面來！」站在景福門邊，站在人行道上的民眾，沒有人移動。王蘭出來勸外面的民眾進入中央黨部小廣場的鐵柵門內。23：36，三十幾名警察在中央黨部馬路兩側待命。一隊在臺大醫院那一頭，一隊靠近中正紀念堂。
- (16). 5 月 20 日 1：22，中正一分局局長帶著警察、便衣以及蒐證人員，與柵門內的人溝通。1：30 左右，數百名警察分別從景福門、臺大醫院、以及中正紀念堂三個方向逼近。警察個個都帶著頭盔，第一層警力手執半個人高的盾牌，後面一層則人手一根齊眉棍。他們一路走，一路調整隊形。原來在鐵柵門外的警察，開始勸民眾離開現場；鐵柵門裡面的「自己人」，高聲喊著：「鐵門要關了，請大家趕緊進來！」在馬路上、人行道上的民眾，開始往鐵柵門內移動了。有位女士頭上帶著黃色安全帽，身上揹著黃背包，手中高舉著大面國旗，不斷揮舞，絲毫不理會一再逼近的警力！警察將留在人行道上的人，用拖的、用勸的，將他們全部移到鐵柵門裡。鐵柵門外，數百位警察在指揮官高喊「部隊前進！」的指揮下，一直推進到貼著鐵柵門與群眾對峙為止。有位警察受不了民眾怒罵，情緒突然爆

發，對著群眾大罵，並且作勢要衝進來。這位情緒失控的警察立即被拉到後排，避免造成警民衝突。鐵柵門內的群眾起了點爭執。有人體諒「警察很辛苦」，乾脆大家都進入黨部裡面，把鐵捲門拉下算了。有人則大聲叫罵：「連戰真是窩囊廢！中央黨部真是沒有用！」堅持不肯進入鐵柵門內的國旗隊文麗梅，是最後一位被警方逼到鐵柵門口的人。到了門邊，她突然蹲坐下來，全力抵抗，不讓警察把她推進鐵門內。就在警察等女警來幫忙處理的過程中，鐵柵門裡有民眾試著想將文小姐拉進來，但遭文麗梅拒絕。裡面有些民眾開始責怪這位小姐為什麼不進來？有人認出：『她是國旗隊的人啦！』一名男性民眾說：「你們幹嘛罵她啊？！你們不知道她現在正在抗爭嗎？你們懂不懂群眾運動呀？」另一名男性說：「我們的目標是今天早上！」剛才說話的男士回他：「帶種的話，你早上再去衝呀！」文麗梅後來被兩女一男準備將她拉進去。那兩個女的罵她：「不到中庭，就是破壞我們的秩序，給人錯誤的觀念。」文麗梅表示，「我不懂他們究竟是來抗爭，還是來幹什麼的？我告訴他們：『我尊重你們的決定，也請你們尊重我。』」文麗梅對拖她進去的人以及警察大叫：「今天是最後一次的機會向陳（水扁）先生表達我的心意，難道你們要剝奪我的權利？難道他不願意我看著他就任？我台灣的老百姓都不能看總統就任？」看到抗爭民眾彼此起了爭執，自己人又傷了自己人，一旁的警官說話了：「你們不要碰她，讓她在這裡！」文麗梅從這個時候開始，一個人坐在鐵柵門外動也不動，一直忍到上午十點多，才去洗手間。她說：「當天的雨實在太大了，連雨衣裡的衣服也全濕透了！」

(17). 5月20日7:00，各地民進黨邀請的人們陸續抵達府前廣場，原訂十點開始的總統就職典禮，由於天雨加上邀請函檢查流程嚴格，一直延到上午十一點才開始。抗爭的人們被三層警力包圍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小廣場的鐵柵門內。然而，也有想要突破封鎖的抗爭人民早就在前幾天開始準備在二二八公園附近施放書寫著「要真相」、「反台獨」、「兩岸同根」等等字樣標語的白色大汽球；上午7:00，她們一行九人在南陽街一處舊建築物的四樓頂碰面，由於下雨又綁了布條，汽球沒升上天，反而往樓下掉。大約被樓下的人密報，11:30，一行人全部被帶往警察局。預計在今天上午前來某個路口抗議的學生，並未出現。受邀前來觀禮的群眾，隔著層層警察向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抗爭人民噙聲。上午11:07左右，典禮唱國歌後的三鞠躬禮畢，在鐵柵門後不顧警察圍堵而衝到小廣場的抗爭人們，在中央黨部的小廣場上升起幾捆上面書寫著「要真相要民主 沒有真相沒有民主」的黑色汽球，尚未飄上天空，或許因為天雨，又紛紛掉落中央黨部的小廣場中。同一時段，國親兩黨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台灣 我

們繼續向前走」的集會。抗爭女性邵佩玲趕到國父紀念館爭取上台向大家報告「還有群眾一直守在廣場」的消息，「居然被拒絕了」。在國父紀念館集會現場，也施放著黑色汽球，其中也包含施放著與中央黨部小廣場上抗爭人民同一款式的黑色汽球。

(18). 5月20日中華民國第十一屆總統就職典禮，在不到一小時的近午時分結束。在國父紀念館參加集會的部份抗爭人民，也兼程趕回國民黨中央黨部前。5月20日下午二時許，參與就職典禮的群眾均已離去，抗爭人民小心翼翼地到凱達格蘭大道上撿回被民眾丟棄的小幅國旗，被棄置的國旗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的小廣場上有如小山般聳立；抗爭民眾在成疊的國旗中，將自己從國父紀念館集會中帶回的紙板放置其中：「我們沒有總統」、「真相不明 就職不算」！

(19). 5月20日雖然不是週六「靜默遊行」的日子，但依然有近兩百人於下午兩點左右，在景福門前的斑馬線上「散步」。此後近一年半的時間，積極抗爭的人民幾乎從未間斷地進行靜默遊行，而遊行後前往「監獄」的行動也從未放棄。

## (二) 接受訪談的抗爭參與者是誰？

本研究進行時，2006年9月9日以後「反貪倒扁」「紅衫」現象尚未出現；但從2005年高雄高捷的泰勞抗暴事件，以及其後一連串環繞在民進黨總統陳水扁的近親幕僚以及第一家庭成員的貪瀆事件或疑似貪瀆事件，在檢方遭到起訴、媒體相繼「爆料」以及其中部份事實遭檢方證實的情事，已經在台灣社會中廣為討論。以下為基本資料：

參與者	性別	年齡	職業	省籍
M1	男	48 歲	公務員	大陸籍
M2	男	58 歲	台商	台灣籍
M3	男	28 歲	學生	大陸籍
F1	女	36 歲	服務業	台灣籍
F2	女	35 歲	上班族	台灣籍

## (三) 參與者以往的投票經驗及具有自我意識投票的經驗

此外，受訪的參與者在2004年3月20日均投票給國民黨、親民黨聯盟提名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在此之前，參與者成年以來的投票經驗、以及解嚴至今最具自我意識的投票行為如下：

	成年以來的投票經驗	解嚴至今最具自我意識的投票行爲
M1	我認爲自己在投票，老爸老媽說投誰就投誰。(國民黨)	1994 年台北市長新黨候選人
M2	從小有投票...我爸爸是公務員，所以以前一定會投票國民黨。	1996 年第一任民選總統候選人李登輝
M3	20 歲以來都投票...畢竟是自己的公民權嘛!(投票給國民黨，但)我不確定，1998 年選立法委員的時候，有沒有把票投給沈富雄。	1994 年台北市長新黨候選人
F1	家人以前支持國民黨...，我在 2004 年之前，我完全是一個...中間選民，但從來不去投票的。	2004 年以前從來沒有投票經驗；2000 年預備返鄉投廢票，但未行動
F2	以往從來不投票...我覺得跟我沒有關係。到了 2000 年知道以前國民黨對台灣做過許多不好的事情，第一次投票給民進黨，換黨做做看。	2000 年總統大選投民進黨

#### (四) 抗爭個體的抗爭經驗及其在運動過程中自主性力量生成轉化的過程

此部份的討論來自研究中五大部分：(1) 參與者為何在 2004 年 3 月 20 日投票結果尚未經選舉委員會公布前就前往連宋競選總部及總統府凱達格蘭大道前抗爭？(2) 行動主體的抗爭趨力與自我看待的抗爭位置為何？(3) 從 3 月 20 日到 5 月 20 日抗爭過程中的抑制性因素及其真實經驗為何？(4) 參與者在抗爭過程中的現實生活顧慮與心理因素。(5) 參與臨時性小團體集結的抗爭經驗及至本研究進行時之檢討為何？

##### 1. 踏上凱達格蘭抗爭的趨動力量

雖然，2004 年 320 到 520 事件中屬於「抗爭」的開始，始於 3 月 20 日夜晚十點當群眾主動前往凱達格蘭大道後，國親競選聯盟的候選人連戰及宋楚瑜才隨著群眾的腳步前往。然而，真正遇到代表政府當局用公權力壓制的手段始於 3



月 27 日。

2004 年 3 月 20 日之後的兩個月內，抗爭的群眾曾遭遇過三次暴力驅離的經歷。第一次在 3 月 27 日：號稱五十萬人民的大遊行於晚間十點活動結束後的凌晨，抗爭群眾因為堅持不肯轉移到中正紀念堂而遭到台北市政府警局號稱「柔性驅離」到了凌晨五點二十五分的第三波驅離過程中遭遇到警方強力痛毆的結果。第二次的官方暴力事件發生在 4 月 2 日大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下靜坐抗議後的 4 月 3 日國親兩黨在針對兩顆子彈「把真相還給人民」活動而發動公民連署要求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的十數萬人上街聚會後的 4 月 4 日凌晨一點二十五分到五點三十分連續四波的暴力驅離行動。而第三次的暴力驅離，則發生在 4 月 10 號稱有十萬人公民連署行動由國民黨發起的「公民拼真相」的活動截止之後的十數小時內，原本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到晚上十點截止的活動，在下午五點三十分連戰與宋楚瑜演講結束活動終止後的六點二十分以及二十五分，警方居然兩次舉牌警告，而從晚上六點半以後到七點五十分，台北市長馬英九下令強力驅離，這一波的暴力驅離一直持續到當晚 11 點 45 分「警方『順利完成凱達格蘭大道淨空...』」（楊祖珺，2005：122）。

抗爭群眾在上述三次執政的台北市政府當局暴力驅離的經驗後，除了在由國民黨、親民黨黨部發起的活動中會前往參與外，其餘的時間，在中正紀念堂（或稱廣場）的人數早已愈來愈少，從不到一千人的場面、到了 4 月 12 日以後的只剩數百人的景況（楊祖珺，2005：123~128）。然而，本研究的參與者不但在上述過程中持續參與，並且在本研究撰稿的 2006 年「紅衫軍」出現之前都持續參與相關議題的抗爭。

### 1.1 選舉不公平，爲了要求社會正義

M1 表示，「我記得是選舉傍晚，連戰說我們受到一個不公不義的選舉，那我們就立刻衝出來了，衝出來的時候我們剛開始是在八德總部那裡，在連戰競選總部...我是覺得連戰是扶不起的阿斗...輸一次不夠，還要輸第二次，國民黨兩次都敗在他的手上。...他那種習氣，沒有領導人的風範。所以從那一晚之後，我們就全部跑到總統府前靜坐，總統府前靜坐坐到早上，我十點鐘就回家，...後來就開始不停地抗爭，持續地抗爭...。」M2 也認爲自己是爲了「兩顆子彈」的「社會正義」而在「21 號凌晨才趕去總統府。後來我天天去上班的時候，我就把我太太帶去那邊，我就上班。下完班...我們就坐在那一邊，到了晚上的時候，再一起回家...正義跟這個公平，社會的正義很重要。...這種骯髒的事情，誰當選都無所謂。」。

### 1.2 反對不公平的現象，要求知道兩顆子彈的真相

F1 的家人過去都支持國民黨，但是到了 2004 年劃分成藍綠兩邊分別支持。從未投過票的 F1 認爲，「真正會影響我要去投票，是最後那 10 場公投辯論...到 2004 年我就看到很多的弊案。因爲我本身也喜歡去關心一些社會的議題。我們

也知道，就算說我們在跟一些比較深綠的朋友在辯。他們最常講的就是：我們現在不過份啊！我們只是把 40 年來，國民黨貪汙腐敗的政權給拿回來。我的想法是說，我管你貪汙腐敗！你貪汙腐敗 OK，你不能最基本的，老百姓的生存權、生活權，你都把它剝削了。那時候我就有這樣感受到了。...其實我還是關心到社會的問題。」再加上 F1 在回鄉選舉過程中，看到家鄉的選舉投票所在設置公民投票及總統大選投票處不合理的動線安排，「種種選舉跡象實在太不公平了，心有所不服，所以，回台北後，就趕到廣場來。」問她為什麼第一次投票就投給連宋：「連戰說當選後要把選舉補助金全部捐出來做為慈善基金」，她因此決定支持連宋。也因而，從 3 月 20 日當晚不僅是帶著群眾主動前往總統府的一員，此後除了必須工作的時間之外，全部的時間都參與在廣場抗爭行列之中。來自支持民進黨家庭的 F2，以往對政治並不熱衷，「直到 2000 年覺得必須要換黨執政才投票」，但因為「看到民進黨執政後並沒有比國民黨好，我才開始對國民黨起了好奇心，3 月 19 看到新聞的子彈消息覺得這事情有問題，20 日才到競選總部去看看。」問她什麼時候再到凱達格蘭大道？F2：「3 月 22 日下班後才去...那兩天的新聞我愈看愈氣，覺得真的有什麼問題在裡面。」

### 1.3 與無辜的群眾站在一起，找到政治的希望

M3 在參與抗爭前，雖然是一位從未參與過學運、社運的準備研究所考試的大四學生，但是他「看了一些書講「公民不服從」的書籍」。在 M3 的理念中：「你要表達你對政治的不滿，你應該要有一定的形象或一定的作為；而不是像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因為這種東西是很認真的，絕對不是大家好像來扮家家酒，扮完之後，有好處大家分一分、有肉大家吃一吃。我的態度不是這種態度。因為之前我對這東西蠻有興趣的，我覺得我對社會至少還有一點關懷。怎麼每次大家都是玩一玩，玩完之後，大家把好處分一分，而剩下的爛攤子讓社會去承擔。」也因而在連宋敗選後他前往競選總部，當他看到有人痛哭時認為：「為什麼人民總是要把希望寄託在這一兩個政治人物身上？你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嗎？不過也是情勢無奈啦！因為選舉到最後必須是有一個勝的，一個輸的。那我只好找一個跟我最近的，只好把票投給他，會變成這種感覺。」M3 認為「不值得我做到這樣的程度」，也因而「笑一笑就走了。大概是晚上十一、十二點。」他原本「心想...已經被判了死刑了。判了死刑後，就應該豁達了，晚上可能就找找朋友喝喝酒或幹嘛，輕鬆一下。可是到了第二天...看還有一群人（在那邊）...我是覺得說，群眾很無辜。3 月 20 號被你們帶去總統府，可是去了之後，你們又沒有宣示。你（競選總部）應該一開始就不承認這個選舉結果，你應該要去做一些動作。可是連宋等於是被群眾逼得不得不這樣做，我會覺得這兩個是沒有用的東西！」問他為何覺得沒用卻依然前往，M3 說「那是一種無奈吧。你會覺得說，是不是還有一點希望？」他有點自嘲地「...哈哈……。」

### 1.4 抗爭民眾為了能夠「發聲」

此種趨動力量，尤其透過「談論」在廣場上的集結，可在筆者 2004 年的究中所出現各個「帳棚」現象中理解。以本研究而言，當 M1 談到他而 M1 也清楚地表示他從 1994 年參與新黨台北市長選舉的遊行之後就抱持著「對付日本人」的「歷史任務」。當時「...因為李登輝一直被人家證明為日本人，那一段過程中，大家就開始覺悟，這是我們的歷史告訴我們的，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基本上我的理念是認為日本有它的國家利益，日本的國家利益與台灣的國家利益牽扯不清。」到了 2004 年抗爭以後，才「發覺台灣的民主是所有政黨都不能相信的時候，我的第二個歷史任務才出現。我們來的時候不是依賴國民黨幫我們做事嗎？我們來的時候不是依賴親民黨來幫我們實現理念嗎？當我們發現所有政治人物都在騙人的時候，我們相信誰呀？」這也是為什麼 M1 選擇一直與聚在廣場上的抗爭人們進行「思想的激盪」，他認為「只要在廣場上，什麼都能夠談。」

## 2. 在三次警方暴力驅離的過程中，行動主體現場的反應及想法

320 到 520 的抗爭過程中，警方曾經三次驅離在凱達格蘭大道上合法集會後不願離去的群眾，分別在 3 月 27 日??，4 月 3 日??，以及 4 月 10 日??的活動。第一、二次的驅離行動由台北市警局負責，被廣場人民認為是「自己人」的國民黨籍馬英九市長在要求警方「柔性驅離」的行動中，3 月 27 日及 4 月 10 日的警方驅離，到了第二天凌晨均以暴力收場。這三次驅離活動，尤以第三次 4 月 10 日的驅離活動引人詫異。由中央政府主導的警方的驅離活動不僅違反了 4 月 10 日活動合法申請至晚間十點的時間前就展開驅離行動（警方竟然從下午六點連宋演講結束離去後就進行驅離），而且在執行過程中使用嚴重的暴力將抗爭人民一直追打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此外，隔日清晨，警方更違法進入中央黨部將抗爭人民從黨部大樓中拖出來施暴（詳情請見楊祖珺著「我在凱達格蘭等你」）。

### 2.1 遇到抗爭，選擇站在二、三線：使用「談理論」而不是激烈抵抗的方式抗爭

M1 在持續抗爭的過程中，主要與他人「談理論」，在談論的過程中「大家不停的衝突，衝突的結果是我回家重新想過，三天...五夜（之後）我們再來辯，同樣的議題辯了十遍以後，一點點東西就會出來。...但是很多人（如果）不願跟我談理論，就沒得談了。我都主要在講理論。...這次我出來遇到這麼多朋友，講了這麼多觀念，談哲學的談哲學，談政治的談政治，談經濟的談經濟，我們可以很廣泛的收到社會各層面的想法，當然沒有綠的想法，比較少啦」，M1 聲稱自己的運作方式是：「對於藍的各種層次的思考，我幾乎可以說，我既幫他們打圓場，而且我還可以在裡面吸收到說各方面思考的長處。所以我想我是這樣地在運作。」M1 表示，在每次驅離的場合中，但「一定要先跑，我在那邊跟人民廣場那邊的人都有約束，他們知道我膽小，他們可不膽小...我真應該衝出去讓人家打死...我要不是為了家小的話，林覺民就是一個例子呀，衝出去就被人殺了，（可是）我們沒辦法做到....。」自己在遇到激烈的抗爭時，都選擇站在「二、三線」：

「我怕後顧之憂，警察一抓進去，我就完了。就是像你講的，我只能叫人家死，但是我不會一直叫人家死，我也沒有一直喊打。我也沒叫你喊衝，我只是告訴你，有這麼回事，你相不相信？也許我把你的精神都錯亂了，但是我所要告訴你的真正一句話，是我們要好的社會，是我們要好的台灣，我希望這是我們最後的答案。」

## 1.2 先躲到旁邊：不懂政治實務，選擇「長期抗戰」而不出頭

爲了「社會正義」，M2 雖然「帶著太太」從 20 號凌晨以後就家人輪班地待在抗爭現場，遇到警方「要清場的時候」也會「先躲到旁邊去」，然而他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要離開。「原來…我個人的看法是，我不要這麼早出來。其實我們下面也有很多教授級的，我們都坐著在聽而已，坐著在聽。我也認爲這個有一點點…長期抗戰。…」他認爲自己「在這一方面都沒涉獵，一開始也只是看而已。你說叫我帶頭去，我不會。」

## 2.3 只能在一邊爲群眾哭泣：對現實政治失望，選擇不要被犧牲

爲了支持 4 月 2 日「靜坐學生」而持續待在抗爭現場的 M3，則對於自己持續在現場抗爭的態度是：「我那時候想說，我就當個參與者，我不要發聲，那我就參加。」然而，從小就有著「打抱不平」個性 M3 也不是從不面對暴力衝突的，他「以前從沒有打過架」，但「讀高中的時候，那時候同學惹到流氓，大家都怕流氓。流氓就來班上找人…想要欺負比他弱小的人，然後大家就噤聲、沒有聲音的時候，我一個人拿著椅子，就往流氓那邊走過去要砸他們…（面對那一群流氓）我看到帶頭那個，我就想說：你們欺負人欺負得太過份了，欺負到學校裡頭來，我就拿著椅子往他身上砸過去。砸了之後，反而他們被我嚇到，他們碰到神經病！然後他們就跑掉了。」「…我看到社會上一些不公平的事，我會覺得很氣憤。常常氣是氣在內心，不一定沒有表達出來。」M3 認爲：「其實我真的感觸比較深的是 4 月 10 號的晚上，（雖然）我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我還是有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我看到群眾被打，我就在那邊哭。我哭是因爲覺得這些人很無辜，又被政治人物丟在那邊，又被警察修理，這個國家完全沒有人願意扛這個責任。我很難過，看到那些群眾打死不退，我真的很難過。他們很堅持，可是就被所有人拋棄。…我在中正紀念堂（靜坐學生）那邊…因爲聲音整個不斷地傳來，然後他們叫我們不要過去，因爲已經打得一塌糊塗了。不要到最後，你也被拖進去…」。

## 2.4 選擇避開暴力：沒有能力對抗，但會永遠不走

由於不滿民進黨 2000 年執政以來，對於民生造成太大的傷害而改投國親聯盟的 F2，「我並不喜歡連宋，但我也希望自已以往支持的民進黨利用兩顆子彈的手段贏得選舉」，雖然她始終在下班後就前往抗爭現場，但是在暴力驅離時她選擇「走開。…我沒有能力去對抗，但我可以站在比較遠的地方永遠都不走。」

## 2.5 站在第一線抗爭：捍衛知的權利，拒絕被當權者玩弄

對於 2004 年才進行人生第一次投票的 F1，上述每一個暴力驅離的場合，她都在第一線。問她爲什麼毫不思索地就站在最可能被毆打的第一線？「我覺得我們要去捍衛我們的…的…應該怎麼講，也不是想說要去幫連宋，只是覺得這是一場很奇怪的選舉，這是一場有爭議的選舉，我們當一個小市民，應該要出來…也不是講申冤，而是覺得應該要給我們真相。因爲我們覺得，你認爲我們是笨蛋嗎？從槍擊案（以後）…。」「我們一排女生坐在第一排，認爲警察對我們女生下手不會那麼重。…那時候也蠻多像我這個年紀的年輕人（坐在第一排）。」

## 3. 行動主體進入抗爭行動的抑制力量

### 3.1 家人與朋友因爲理念的不同而反對

M1 表示一直到了 2006 年她的妻子才因爲：「討厭趙建銘、討厭阿扁」才對他出來抗爭不表反對，從 2004 年以來，「我一直出來抗爭她都反對，但我是因爲有些人的家庭都破裂了，才在（廣場抗爭，但）…每次回去都挨罵。大家沒有那麼無聊…每天晚上跑去…把你當作瘋子。」…「她並沒有思考到整個社會的背景，還有台灣未來的走向。我們這樣的鬥爭，會不會帶給台灣更大的混亂，這些問題不是她思考的一個主軸。她只是就個案而論…。」M2「一直坐在那邊。可是那時候，他們有些人希望…在一些場合能夠出頭或幹嘛，可是我那時候就很不希望被發現，因爲畢竟家裡人還是會覺得：你沒事去搞這個幹什麼？……」M2 擔心媒體會拍攝到他，於是「我就口罩戴著、帽子戴著…其實有很多照片，我都有在裡面，可是沒有人知道那個是我。因爲我帽子戴很低、口罩戴著。其實從一開始…我就加入了。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連我爸媽也到了很晚才知道我在裡面。」

F1 持續的抗爭也造成她與原來感情較好的朋友間出現裂痕：「好朋友可能之前都會去聊天講話，可能因爲 2004 年選舉我們的立場不一樣，變成有點不相往來。他們…是因爲藍綠…而不是因爲你去抗爭。…他們在電視上看到我去抗爭，就跟我會做切割。然後就會打電話來罵我很笨啊什麼的…批評是不會，就是會覺得我很笨，（認爲）我被利用了…但這還是我朋友裡面的少部分，支持的比較多。」

### 3.2 政治恐懼之一：擔心公務人員的職業不保

政府機關的長官喜好及考核權力，對於參與反對執政黨的公共政治事務的公務員，在證諸台灣長期人治多於法治的懲罰性處置經驗而言，對於台灣社會的人們都不是陌生的事實。M1 不僅表示自己在遇到激烈的抗爭時，都選擇站在「二、三線」，而且在他將所有到場抗爭的人都視爲「自己人」的同時，「我怕拍照，我怕曝光，我絕對不能露真實的名字。…除非馬英九執政以後，我可能稍爲解除一點戒心。」M1 對於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擔心…我的家庭、我的後顧之憂，所以我絕對不能（拿著麥克風在公開場合）談論。面對他接受筆者訪問的動機：「…妳把我訪問的內容傳導出去，如果我們能夠很實在的把這些東西散播出去的

話，我是很樂意，我是很高興而且很有成就感。但是這些東西打出去，社會不會有任何的震動，我知道會打得像棉花一樣，但是我一針一針的搞他們，我就是下定決心搞他們很久，可能我是這種決心。」

### 3.3 政治恐懼之二：特務情結

#### 3.3.1 誰是特務：改變政黨支持的立場又不談中國文化的人

這項抑制因素，全部的受訪者都表達了一致的擔心。M1 認為廣場上「裡面很多特務。但是我假裝不知道你是特務。大家就是聊。透過聊天的時候，我開始瞭解你大概是哪一個黨的、大概你的政治態度是什麼…」，M1 在 1994 年開始才注意現實政治的問題，他檢驗是否是「特務」的經驗，他以自己接觸的經驗談到：「我們在聊天的過程就在檢驗啊，我碰到你我就會聊啊，我聊了三句不對，我就知道你的價觀跟我不同…」，這價值觀對於 M1 而言：「...所以你要先看到說，你深藍的價值觀是不是很清晰。那裡面也有很多民進黨的耶，每次跟我一開口就說：『我以前是民進黨的...』，我立刻就會縮回去五公尺喔。(即使)他在(我)前面...說他已經不相信阿扁了，他願意改變他的政治態度了，他現在要來支持藍的，這種人我就不會跟他聊天。...他可以隨時改變，他以前支持民進黨啊！（但如果是）...他講中國文化，我就會跟他談得很好。我通常看到...你以前支持民進黨的人，我就會立刻跳開五公尺...」，「很恐怖妳知道嗎？因為你還是可以跳回去。當然我跟妳說，國民黨上台，我一樣搞國民黨，但是我從來沒有支持過民進黨，我只能講這個。我從小到大，我沒有支持過他們。因為我跟他們（支持過民進黨的人）講過一句話：『你真的要奪取政權，你不能用這種方法。因為，邪惡有的時候比政權還要更恐怖。』」

#### 3.3.2 誰是特務：疑似調查局的廣場人士以及警局五組的廣場人士

2004 年以前從未投過票的 F1，從民眾到凱道前第一天以後就一直坐在拒馬後的第一排。對於廣場上出現提防他人是不是「有問題」的現象，F1 提出了不同抗爭階段的現象：在 4 月 2 日中正紀念堂出現靜坐學生以前，在凱道廣場上，只要有人傳食物、飲水等等，大家都會毫不猶豫地往後排傳。有一次「我們有幾個警覺性比較高的」發現有人在群眾間傳了些上面寫了「奇奇怪怪的東西」，「我們就覺得：有人在滲透。於是就趕快拿去給比較知名的、就是輪流上宣傳車的人。」她也告訴現場的維安人員，「請你趕快跟他們講。用廣播跟他們講：說有些人滲透進來了...。」她也提到，在廣場上彼此之間相處的方式：「我也不知道你名字。時間到了就又來了...。甚至不會刻意去問彼此的名字，反而是：『耶，你可不可以給我你的電話跟名字？』反而遇到這種，我們就會防備了。」「尤其在凱道的時候，每天人來人往人很多，不會刻意去問，也不會刻意去留。除非是大家一起約來的，本來就認識的。但是我們到了中正紀念堂，你就會發現，我們也不用刻意去問，時間到了，大家都會在那邊。」「如果其中有人刻意去問我們名字，問我們電話，我們就會去防備。我們覺得說：我好像沒什麼印象看過你耶！你怎麼

會來跟我要電話？」而廣場上的群眾，就在這種彼此匿名性強烈的條件中向當權者抗爭。

到了 4 月 2 日以後，有些在廣場上認識的朋友要組織團體保護學生，大家才突破匿名性的現象彼此交換姓名。「移到大中至正門，我觀察了半個月，我發現到那邊開始全部都變得很亂了。我記得那天從中間升旗桿移到大中至正門的時候，我是後來才知道，有人演了一場戲給我看。我覺得我被鎖定，為什麼我覺得我被鎖定，因為那天我還有特地回去看（電視中播放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新聞）。那種感覺好像搶地盤，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現場有那麼多人，（也有人會）跑來跟我講『哪個人不要相信，哪個人是專門來騙人、騙錢的。』我覺得（奇怪）：我又不認識他，他為什麼來跟我提醒這件事？」此外，F1 也提到在廣場上出現了一位大家認為那人是「調查局」的，因而就「互相提醒說不要碰那個人」。請問 F1 認為「調查局的」意味著什麼？「我們那時候的想法是，我們只是來抗爭。基本上，他是做他的工作，他是要幫助執政者做監督我們的事情，看我們這些抗爭的民眾有沒有可能去衍生出一點力量，而是影響到執政者，我們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所以我們那時候也不會覺得他來做這些事情是不對的，但是我們那時候會對他們有防備的意思是說，我們今天要做什麼事情，就被你們攔截的話...。」

F1 也提到，長期待在廣場上的人也認為某些人的行徑是「抓耙仔」。此外，F1 認為，「到了後期，被滲透得很嚴重。...包括在中正紀念堂、包括在國民黨部面前的時候。我講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有一個叫五組的」，那位警察局五組的人，也是後來 F1 一直到 2006 年持續抗議時看過的人。

#### 4. 看待自我在抗爭行動中意義

##### 4.1 歷史任務——與人談論，讓歷史的真相愈辯愈明

M1 也清楚地表示他從 1994 年參與新黨台北市長選舉的遊行之後就抱持「對付日本人」的「歷史任務」。當時「...因為李登輝一直被人家證明為日本人，那一段過程中，大家就開始覺悟，這是我們的歷史告訴我們的，台灣被日本統治五十年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基本上我的理念是認為日本有它的國家利益，日本的國家利益與台灣的國家利益牽扯不清。」到了 2004 年抗爭以後，才「發覺台灣的民主是所有政黨都不能相信的時候，我的第二個歷史任務才出現。我們來的時候不是依賴國民黨幫我們做事嗎？我們來的時候不是依賴親民黨來幫我們實現理念嗎？當我們發現所有政治人物都在騙人的時候，我們相信誰呀？」這也是為什麼 M1 選擇一直與聚在廣場上的抗爭人們進行「思想的激盪」，他認為「只要在廣場上，什麼都能夠談。」強調知道歷史真相的重要性，M1 認為「在歷史上你算老幾，對不對。歷史會過去的，歷史是一個回憶，太多太多現實的鬥爭我們並不了解，所以我們可以說是抓個大方向，所以我對事情只能抓到大方向，對於細節沒有辦法作進一步剖析。」有一位教授曾經「教訓」了 M1 兩個鐘頭，但「我就靜靜地在旁邊聽，我聽了蠻好的，有很多事情是你看得到（而）我看不到。」

## 4.2 延續抗議的火種

M2 爲什麼抗爭至今？他說「我們在延續火種...抗議的火種。社會正義的，維護...所以我常常會罵，也就是社會商業化，我...上面有寫那個，太多了，才會產生這個樣子。人人都已經說：即成事實，就這樣。」

## 4.3 當個支持抗爭的參與者

M3 與 F2 均表達了這樣對自己參與位置的認知與敘述，原本爲了支持 4 月 2 日「靜坐學生」而持續待在抗爭現場，剛開始時認爲「我那時候想說，我就當個參與者，我不要發聲，我參加就好了。」而 F2 則表示：「我不喜歡也不想讓媒體拍攝到，對我來講，這是一個要求民主的機會。以前在家中知道家人支持民進黨也是爲了這個（理由），我不喜歡看到爲了選舉（的利益）（民進黨）變得這麼難看。」

## 4.4 爲了老百姓的權益打抱不平

F1 表示「從以前我就很喜歡打抱不平，討厭別人用一些權力去欺負人家。... 2004 年我就看到很多的弊案。因爲我本身也喜歡去關心一些社會的議題。我們也知道，就算說我們在跟一些比較深綠的朋友在辯。他們最常講的就是：我們現在不過份啊！我們只是把 40 年來，國民黨貪汙腐敗的政權給拿回來。我的想法是說，我管你貪汙腐敗！你貪汙腐敗 OK，你不能最基本的，老百姓的生存權、生活權，你都把它剝削了。那時候我就有這樣感受到了。」

## 5. 在激烈抗爭過程中，女性始終居於站在第一線參與者的多數

回顧 2004 年 320 到 520 人民抗爭事件，最爲人津津樂道是「女性好勇敢」，因爲，每次被警察驅離時，站在第一線的幾乎都是女性參與者。在接受深度訪談的男性參與者中，雖然一致地對於那些女性在勇於面對抗爭時的勇敢多所肯定，然而，在「歸因」部份，也能夠看到父權社會對於女性刻板印象的重現：認爲女性是因爲家庭失何等因素才上街抗爭，或者，認爲女性依然在組織及領導能力上有所欠缺等等。對照於 M3 所分析的男性在堅持抗爭及照顧弱勢上不如女性表現，以及 F1 在訪談過程中稍事描述當時抗爭第一線的女性，立即又著重談論著抗爭過程中的總體缺失而絲毫沒有自傲的表現，台灣社會父權意識型態的嚴重性，在年齡愈輕的個體身上，確實看到了有異於以往的歧視女性的刻板印象，然而，如果從本研究的性別類目上來看，男性依然呈現了對女性呈現刻板印象「陽剛」特質時的不知所措的狀態。

### 5.1 不知道她們爲何如此勇敢？但她們是英雄

2004 年 320 到 520 的人民抗爭事件中，尤其在 3 月 27 日、4 月 3 日、甚至警方違法驅離甚至在半夜追打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內的痛毆事件中，最令現場無數參與民眾或透過媒體理解的閱聽眾印象深刻的，就是始終站在激烈抗爭第一



線的年輕女性，而且在人數上，女性似乎也較男性為多。M1 認為「我一直稱讚她們是英雄」的第一線女性，與他所認知的「這些人的行為剛好 match 到了我所謂公道這個領域」。然而 M1 也認為他「並不能真正理解她們...我一到那裡打躬作揖，謝謝你為我們國家奮鬥，我不會問你為什麼而來，是不是你家裡店沒生意啦？有的太太就直接告訴我說，她們生活整個都垮掉了。」M1 在筆者一直追問他的看法後更直接地分析：「這些女性也許是因為家庭失和，也許是因為她的環境，也許是因為她店裡生意不好，她告訴我阿扁阿扁怎樣壞，搞的她沒有生意，她今天不把阿扁搞下台，她的生意好不了。(所有)來的人的因素非常的多。但是我們擷取他們的核心價值，他們愛這面國旗，所以我一直是很尊重他們。」

## 5.2 以一擋十的台灣人歐巴桑

M2 提及到了 4 月 17 日開始的每週六下午二時群眾從中正紀念堂到凱達格蘭大道進行「靜默遊行」的情況。M2 夫妻及在廣場認識的抗爭朋友，在每周「靜默遊行」結束後，都會轉到「監獄」(官邸)在門口繼續抗爭。「其實裡面有一些人不喜歡去官邸...因為那個危險性比較大。我們大概有七、八個人...大多數是女性，她們都好勇敢。也有與我同年紀的人，大家都是...一馬當先，真的勇敢！請問 M2 這些女性與以往刻板印象中女性不懂政治、不關心政治的現象有何不同之處？「她們需要...人帶她們。她們比較不會領導，方法上比較沒有經驗。」而 M2 因為宗教組織的關係，有著帶隊的經驗，而在領導及組織的經驗上相對地比較前往抗爭的女性為多，這也在每周到「監獄」的突襲或說騷擾行動中起了作用。M2 大笑地提到他太太「有時候，比我還激烈。」但他謙虛地說：「不是勇敢，是不畏懼。」他並且強調：「台灣人的歐巴桑好利害...以一擋十。」

## 5.3 男性進行政治運作，女性站在第一線堅持抗爭、照顧弱勢

M3「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的時候，(看到)現場幾乎都是婆婆媽媽。晚上半夜學生睡在那邊，那些婆婆媽媽守在旁邊。那時候我覺得：奇怪！台灣的男人都死光了嗎？怎麼都是女性在支撐一些(抗爭的)場合和發展?...從來沒有看到男生衝...。」針對這個看似與刻板印象不同的女性站在第一線的抗爭現象，M3 表示：「台灣從政者以男性為主的政治運作習慣。可是在遇到問題、難題的時候，本來強勢的男性，...反而變成弱勢，或是說，反而不敢去堅持。好處都歸你拿，可是要人負責的時候，你反而不在。我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男性社會的男性，堅持反而不如柔軟的女性...她們有母性在照顧比他弱勢的那些人...在抗爭時也是如此，他們都站在最前線。女性比較是相對弱勢(的條件)，可是她還是願意去保護、去照顧比他弱勢的那一群人。我常在抗爭場合看到一些接近像遊民的邊緣人，可是真的會把東西拿出來幫助，或是願意把資源拿出來共享的，都是一些女性的參與者。」

## 5.4 「抗爭時第一排都是女性，當被警察推倒在地時，我看到後面的也只有女性。」

2005 年，F1 曾經接到一位教授約她見面「聊天」，後來在其他場合遇到那位教授談到 2005 年以後的抗爭行動，那位教授訝異地說「你真的去抗爭啊？」F1 反問他「你怎麼都不去？」那位教授對 F1 說「你看起來根本就不像是會去抗爭的女孩」，F1 在訪談時告訴筆者「他不是都在廣播電台批評陳水扁的？」言下之意對於這位教授的言行不一，似乎頗有不同意的看法。類似這樣的經驗，F1 遇到不少次，包含以前的同學在電視上看到了她與警察拉扯的畫面，也會告訴她：「你一個女孩子，你要小心啊！」F1 表示，「一般人會覺得說，女孩子比較柔弱。但是我跟他們講，我從 320 到 520 很多的抗爭場合，會敢對抗警察的、敢對抗執政者的、敢站在第一線的，很多（時候）都是女性比男生多。

問她為何有男性在場，但大多數時候都是女性站在第一線的現象，「是有男的沒錯，可是我發現男的不會敢站在第一線，他們反而會跑到後面去或跑到旁邊。」在她印象中記憶最深的是 3 月 28 日凌晨警方到了最後違反「柔性驅離」而進行暴力驅離的景象：「一般來講，第一次印象最深刻，但也是最沒有經驗、最沒有修飾過的。我記得那天在第一排的都是女生，只有一個男生在我這邊。」問她是否在場人士事先溝通好讓女性站第一排？「沒有。因為（彼此）完全都不認識啊！...而且，當我轉過頭去，看到的也都只是看到女生。我被推倒在地，壓到後面的女生，往後面看過去，也都幾乎是女生。男生很少，真的很少。我事後有去問男生說：你們都到哪裡去了？他們說：以為沒事了啊，就撤到兩邊，撤到花圃旁邊。我說：你們都沒有看到我們坐在中間嗎？他們說：沒有看到啊...」。

## 6. 行動主體參與小團體集結的經驗歷程與反思

持續抗爭的參與者，除了 M2 是夫妻兩人前往，其餘都是一個人主動前往抗爭現場。在 2004 年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大典抗爭民眾分別從凱達格蘭大道、中正紀念堂、直到被迫移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小廣場每天 24 小時聚集抗爭的過程中，參與者分別都參與過廣場上臨時性的小團體組織。其中絕大多數出現的小團體，並不容易辨識出較清晰的組織型態，甚至組織中帶領者、跟隨者以及同僚成員等元素，也因媒體報導或人為因素等的影響隨時產生變化。但是，如果從行動主體的角度來探析參與小團體集結的相關議題，不僅可以看出各受訪的行動主體在參與抗爭組織中的自我角色看待，也可以從中探析此類抗爭組織的優點與流弊。

### 6.1 始終保持旁觀，但參與討論

抱著討論歷史任務的用心持續待在抗爭廣場找人討論的 M1 使用著「我隨時接受別人講我是神經病」以及「可能是我的阿 Q 精神吧」的分析來面對自己與人討論中國歷史或台灣前途的「理論」。認同著「只要已經在三一九那邊打過的人，我都覺得是英雄...也是自己人」的 M1「一直刻意要求自己...一直去講述自己的概念」。M1 使用「討論」的方式廣泛遊走於在廣場上只要願意與他討論的人們之間，他的觀察是：「很多很多的小團體，聚了、散了、聚了、散了...」；然

而 M1 個人因為擔心自己被媒體拍攝到而影響自己公務員的工作，始終沒有在群集要求當權者的抗爭場合中露臉。雖然如此，他卻認為自己與一齊「討論」的朋友們因為「嚴重的反」，所以「不一定加入那些活動」。筆者還記得在 2004 年 320 到 520 抗爭期間，M1 的言談不似 2006 年受訪時的滔滔不絕，他說：「可能有很多人在鍛鍊我，因為我們常常在開會。」原來，在抗爭的人們被迫轉移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的那段時期開始，M1 受邀前往當初在廣場上認識的那些喜歡「討論」的朋友圈中，還在附近的公家房舍中聚會了近一年多。

對於廣場上那麼多團體究竟是如何出現的，M1 回憶：「人民廣場還沒有成立的時候(即 4 月 2 日下午學生還沒有開始在中正紀念堂靜坐)，就有好多團體。」其後，雖然「每個團體都有主張不同的運動，有些人還想暴動。...在這個複雜環境裡面，我就看到一個個團體不停的瓦解。」M1 分析著他看到的廣場，有人會在廣場上佔據一隅而成了自己訴求的帳棚，也有人不會在形式空間中佔領一隅，卻依然展開自己的訴求。M1 表示：「在廣場上每個人都有所圖謀的，但是我最尊敬的一批人，就是老的國民黨員，退休的老人家，他們可能是真的沒有圖謀的，至於其他進來的人就非常複雜。很多人都是爲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M1 認爲由於廣場上出現了有黑道背景的抗爭者，因而「有時吵架，有時候打架，那麼這些情形是屢見不鮮。」此外，更有「很多人要募款...企圖去獲得什麼資源，這些事情太多了。」這也是他會「從一個團體到另一個團體」的主因。他舉了一個曾經參與的例子，曾經有一位人士企圖組織一個聯盟，但他身邊的人開始籌募資金，最多的時候也已經聚集了二、三十個人。「我也跟他連結。但是大家都說他是老鼠會。他死不認帳，所以人氣就慢慢潰散。後來開了幾次會都沒有人來，然後到最後剩下六、七個人，那時候他自己也不玩了。」筆者請問他「爲何懷疑此人『身邊的人』在搞老鼠會，還會跟他連結？」M1 表示：「主要當時連結的人都是所謂的愛國份子，都是廣場附近的人嘛。...大家能夠組成一個團體是很難得的。因爲在廣場前面不准有團體，私下的小圈圈都不被認同的。」事實上，當筆者再深入理解後發現，M1 本人在這種看似不合理的情況下，他也有自己的團體集結的策略：「我不是不知道，他的動作是老鼠會，但是他的理想很宏大，他要吸金一百億。你聽到他這樣講話就是說有一點短路，腦筋有一點問題，他說他是老鼠會，他要吸金一百億，他跟你說可以一萬一萬慢慢來，就是說他總數要吸金一百億，來進行全民大公會的那種，重新改善台灣經濟體質。他是有這樣的一個理論，...我們(怎麼想呢?)你有理論、我們有一群人，這樣就好了。」至於 M1 提及在屬於抗爭人民自主集結的場合怎麼可能有什麼「權威」能夠「不准」其他人集結小團體？他用這個疑似老鼠會的例子答道：「廣場有一位人士，在路上抓他領子就要打他...他說任何人敢在這裡募款，我就揍他。」請問他那人誰？「黑黑壯壯的...後來因爲人們說他是共產黨，他就離開了。他到後期就離開了，本來他搶著麥克風，而且任何人敢在那裡募款，他就要揍那個人，所以那個時候維護秩序的人是很多。」爲什麼叫此位 M1 稱之爲「維護秩序」人士「共產黨主席」，M1：「因爲他對於所謂的這個共產方面的東西他了解很多，他一直

在這方面一直給我洗腦。...他在那邊自然主持，看起來像是保全的...」，M1 又回憶到另一位「維持秩序」的人：還有一位「(自稱)民進黨的 X 先生，老 X 是拿麥克風，但他們很自然都說是要維持那邊的秩序。那時候他打那個(疑似集結老鼠會的人)，這就叫做暴力，你來這裡打人幹什麼？」針對自己在抗爭場合長期參與，卻無法辨識出哪位人士的狀況，M1 再次強調：「我從來不問人家名字。我到那邊，我絕不調查別人的底，這是我個人的(原則)，所以我(沒有辦法說出確切的名字。)然而，M1 也作了小團體組織的小結：「我們在那個地方的結果，一方面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的政治面，另一方面我們就變成一個集團，不停地集結，集結到最後，那一個禁不起考驗的，就打掛，那一個禁不起考驗的，就整個崩潰。」

## 6.2 在團體中邊看邊學政治性組織工作，內鬥太凶的團體不要參與

與妻子從 2004 年 320 以後，除了每天輪班持續前往抗爭現場始終持續到 2006 年的 M2 回憶尤其在人民廣場上團體分分合合的景象：「很早發生在裡面，你不要講說進去的幾個月內，就已經有很多事，一個一個一直走掉了，一個一個一直走掉。」「我們...看出原來這是社會的縮影...並非為這個大公的事情，反而是為了私人的意氣之爭，爭的很厲害，整個團體...被分化得很厲害。在我們那時候看來，包括一上去帶頭的人(在內)，下面有很多人...沒有辦法去容忍帶頭的人時，就會用(局部事實)去攻擊他」。請問他為什麼不出面跟大家討論這些狀況？「我沒有做什麼...一方面，我沒有完全下定(決心)，(另一方面也)不想強出頭。」這位在類似宗教組織中負責策劃與帶領團體的 M2 當初認為自己不熟悉政治性質的運動，「我...慢慢看，一方面看，一方面學，看人家怎麼做。所以(看到)...一個個在那邊陣亡，我一直在看...後來有些人在那邊就弄得...有的在騙錢...到最後分開，好像有一點流氓(味道的時候)在那邊弄...我們就分開了。」這位在中國國民黨黨部在 4 月 17 日以後聲明與廣場抗爭民眾劃清界限之後，自己花錢買群眾坐的塑膠小板凳、在每個星期六「靜默遊行」之後立即前往總統官邸自己花錢製作海報、抗議標語等的 M2 回憶：「尤其到了現在，我不太對，我不太對，我...想法太單純了一點。」在 520 總統就職典禮之前，M2 也曾主動前往「支持」其中一個小團體，當他在廣場看到「他們已經鬥開了」時，他主動前往該群人士中，「一直都在那邊準備(抗議的)板子，這個禮拜有什麼主題，我就...寫了幾十個板子，讓人家去背。」

M2 兩夫妻與其他抗爭人民「約在一起談事情，也是 520 以後」的事了。而這與政治人物因個人利益而邀約抗爭人們聚會的因緣有關。M2 在 5 月 20 日以後曾經被馬英九及國民黨發言人蔡正元分別邀請了十幾位彼此不見得認識的抗爭人士碰面，在與馬英九碰面時 M2：「針對 403 跟 410 的做法，提出批評。我說...部隊在行進，你...沒中間的一個指揮官在前面站著。他們指揮官都在後面...誰的錯？那種事本來就...他們自己一直後面的指揮官「嗶嗶嗶」那個，前面一直擠，一直擠，往那些人的身上踏過去。」當時並沒有多加思考政治人物為何與他

們碰面的 M2 在回答筆者詢問「請問他馬英九等人為何要邀請他們」時認為：「馬英九想接受人家的建議，...（但）我覺得，...他的能力不濟，教養非常好...但是他...不會反省...剛愎自用...。」事實上，在 M2 等人被邀請之前，還有一些學生也被邀請，「那些學生都不太敢跟他講什麼...我們發覺他不會改...。」顯然，這些抗爭人們沒有被「收編」。

而對於廣場上有人「向國民黨提計畫」申請經費進行抗爭的傳聞，M2 認為「我不會去衡量人家。因為我會看到他自己很辛苦的一面。而且他爲了他的生計著想。...我只會看，你出來，有這種勇氣出來，在（抗爭廣場）那邊，我會看重這一點。」5 月 13 日台北市警察將中正紀念堂的棚子全數拆除後，抗爭人民轉往中國國民黨黨部的門口人行道。M2 因爲「那裡亂得要命，我們就比較不願意去。...每天在那邊...我不太認爲...這樣是好的做法。那我原本想...把夠把火種繼續...他們在那邊...我們認爲遲早會完蛋。因爲你主持的人是（什麼人物）。另一方面，那（樣的作法）等於是流氓一樣，而且還包括...好像（有人）被警察所收買」，所以 M2 夫妻與上述因政治人物邀請談話而認識的廣場朋友聚集在一塊兒，「我們...有幾十個人，是特別勇敢」，就在 4 月 17 日每逢週六進行「靜默遊行」之後「常常衝官邸」。此後到官邸的抗爭，一直持續到 2004 年年底。請問 M2 在 2004 年 520 以後是否有人召集「圍官邸」的行動？「沒有（人召集）...時間到了，大家都要去。禮拜六下午去靜默遊行，是絕對（要做）的事情。...有時候，大家會分隊。有人走走，忽然間就閃過（官邸）去了。警察很多（的時候），有部分就會往（官邸）去了。...人數最多的時候差不多有三十人。」抗爭民眾堅決地在靜默遊行後要「衝官邸」的現象，時間點上起源於民眾從中正紀念堂被趕得「逃到」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會前往官邸，在黨部前面的時候，...有人說往『監獄』去，大家就去（官邸）了。...禮拜六一定會去總統府、官邸，我們沿途就...帶著牌子、拿著國旗去。...」。堅持著自己要「延續抗議的火種」的 M2，有時「一、三、五前往、但星期六一定會去」的行程中，「我們幾十個人一直在那邊，包括我跟我太太，...每個禮拜下午，原本是在走的時候，我們就直接到總統府前面，兩個人就坐在那那邊，海報就舉在總統旁邊，每個禮拜（的海報內容都）不一樣。有些汽車經過，會跟我們舉出大拇指，有些則會罵人。」筆者在 2004 研究人民抗爭事件時，許多人在廣場上都會說一句話：「每天不來好像不習慣。」印證在 M2 的經驗上，他也說：「已經習慣應該去。」M2 是否有最壞的打算？「...你既然把我激怒了...我已經出來了，出來，我就是坐牢的...」。

### 6.3 堅持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但群眾與學生看待他人都在進行「切割」，遇到參與過學運的學生在開會中「不友善」「懷疑」的眼光

對於抗爭運動，M3 認爲「群眾很無辜。3 月 20 號被你們帶去總統府，可是去了之後，你們又沒有宣示。你（競選總部）應該一開始就不承認這個選舉結果，你應該要去做一些動作。可是連宋等於是被群眾逼得不得不這樣做，我會覺得這兩個人是沒有用的東西！「覺得沒用了，你爲什麼還去？」「那是一種無奈

吧。你會覺得說，是不是還有一點希望？...哈哈.....」 「還是會有點期待」的 M3 認為，自己繼續在現場抗爭是因為「反正你已經輸到脫褲子了、輸光了，你為什麼不最後奮力一搏？那時候的感覺是這樣子。」然後他「幾乎每天（都到抗爭現場）。...我常開玩笑講，去點名啦。會想去看看還有多少人會支撐著。你今天就算選舉不公，想要去翻盤，有多少人願意會持續地這樣做。你去觀察說，有這個想法的人，會有多少？」然而自從 4 月 2 日黃昏當他看到有兩位學生在廣場上進行絕食並發起學生靜坐抗議的活動後，「有人到中正紀念堂靜坐耶！終於有人出來要拚了。我那時候回家第一件事情，東西收一收，睡袋帶了、睡墊帶了」，從此，M3 每天就待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由於 M3 當時正在準備考研究所，筆者問他當時是否擔心因為抗爭而考不上？「其實那時候剛好是考研究所的那段時間。然後我發現，好像也看不太下去。因為讀的是『政治理論』，理論在台灣都“無效”啊！哈哈...就會想...讀這些有什麼用啊？」當一般學子以自己是否考上為人生階段性最大目標時，M3 說：「考上了又能怎麼樣！」

M3 帶著「多一點人，也許力量大一點...東西款一款就去了。」在 4 月 2 日「大學生聯合自治會」的兩位發起學生為了避免外界「非藍即綠」的刻板印象，他們刻意與抗爭人民劃分空間區塊，八位帶著口罩的學生在大中至正門下露天靜坐，外人看不清他們的面孔、也不知道他們的姓名。然而 M3 覺得「他們的訴求好像都不夠 powerful，感覺驚驚扭扭的，好像怕碰這塊、又怕碰那塊，那是當下的感覺...」。問他有無向發起的學生表達意見？「我那時候想說，我就當個參與者，我不要發聲，那我就參加。他們有人問我是哪裡來的？我就直截了當地講：我是看到媒體後才來的。陳政峰跟我講說，他們也願意多點人來參與，因為他說這個東西畢竟會走得比較長。那時候我也想說：好！我就當個聽話的參與者。那反正那時候是靜坐絕食又靜語，我就盡量安靜地坐在那邊。」在此之前，從未參與過任何運動的 M3 為何在當時毫不猶豫地就坐了進去？「純粹就抱著能做些什麼的心態（前往）。而且，「前幾天最慘，前幾天又下雨，然後又沒有資源。就是拿著塑膠布披，屁股就這樣坐、靠在牆邊。那時候感覺好像難民...」。到了 4 月 4 日凌晨，政治人物鄭麗文與吾爾開希也坐進了學生靜坐區，而且沒有學生制止這樣的行為。又到了 4 月 6 號以後，後來被廣場抗爭人民稱為「來搗蛋」以及「民進黨的學生」大約三十幾位曾有過學運及社會運動經驗的學生也進入廣場，但這些學生並沒有直接進入靜坐區，而是在靜坐區外觀察與觀望。但依然有著 M3 稱之為「有一群像我這樣（單獨前來）的人，這群人沒有比較偏向搗蛋或是原本的，因為這群人是跟這些都無關的。...那時候被說是國民黨學生的陳政峰、陳信儒，那時他們絕水，那時候他們絕食又絕水，我們那群學生那時候講好了說，如果他們兩人被送醫了，我們就隨時有人維持這個絕食的活動。倒了一批、再一批...。」

對於發起靜坐的學生後來被證明是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學生，M3：「沒辦法，他的確跟國民黨有淵源嘛！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去否定的，（但）不管陳政峰的背後是誰，那這個事情是我們想做的，我們就把他維持下去。...甚至...我們的想法

是：陳政峰、陳信儒餓壞了、送走了，反而可以讓這個場子回歸沒有色彩的東西。」針對後來才知道曾有過學運的學生進入卻又造成彼此不信任及主動保護學生的抗爭人民將「搗蛋」的學生用形同暴力及恐嚇的方式趕出廣場的過程，M3 表示：「有些人就是想出頭...。陳政峰、陳信儒很虛弱的時候，就有一些旁邊的人去跟新進來的學生（即所謂「搗蛋」的學生）要他們幹嘛、要他們配合。可是新進來的那批，他們就不願意配合，他們認為他們有他們的主體性。那當場就開始吵了，你要看我學生證、我要看你學生證，證明對方是學生；或者是直接指著對方：你就是誰誰誰，你就是來搞亂的。就開始有這樣的狀況發生。我看了很氣，甚至我們有幾個人想去協調，其實大家的目標是一樣的，是不是能協調出一個中庸的道路出來。（在靜坐區內）大概（有）十幾個有這樣的共識。...大家其實目標一致，我們把一些舊的色彩拿掉，慢慢可以轉型...大概 5 號、6 號，6 號大家就有這樣的共識。...我有跟陳政峰提過，如果你們離開了，或是你們餓了，或是營養不行、一定要到醫院的時候，你們應該把這個東西等於是交出來，讓後面的人繼續去維持。...(但是)他不願意聽...而新來的那些人...也不願意聽。...外面那些群眾在那邊火上加油，甚至群眾會一下指責這邊、一下指責那邊...根本搞不清楚狀況。他們只是看到裡面亂了，一急就開始罵人，就好像這些學生對不起他們一樣。」M3 看到「外面的群眾...不斷地塑造...誰是英雄，我覺得這樣有點過度了。」

M3 也被日後被原有靜坐學生及持續抗爭人民稱為「外來」的那些具有學運及社運經驗的學生與老師邀請他參與「外面」的團體的經驗：「在四月靜坐的時候認識了一位研究生，（當具有學運、社運經驗的學生退場後的）4 月底又來找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再搞一攤？我就心想說：好啊好啊！那個時候...因為陳政峰他們把整個場子搞冷了，有沒有機會再起？...我也找了幾個那時候屬於菜鳥的（學生）跑去聽他們（在廣場外）開會...到了那邊，感覺那邊的群聚性很強...，對我們這些外人...的眼神不是那麼友善，好像是說：你們這些不懂的人，你們跑來幹嘛？」M3 覺得有著「不友善」「被懷疑的感覺」，然而他依然選擇積極參與，期待能夠再次激起廣場抗爭學生的群聚現象。由於 M3 只認識 X 大的學生，而該生又因為自己忙於課業很少與他聯絡，M3 的加入僅止於「有參與、有幫忙，就是帶東西啊幹嘛。我是做苦工的，哈哈！...」卻「只有跟少數人互動。...可是問題是，其他人看自己的眼神，其實還是（讓我）有被懷疑（的感覺）；其他人覺得你從來沒有參與過（學運或社運）。其實那時候蠻沮喪的，能幫的就盡量做，不能幫的也只好...因為他們開會或幹嘛，有時候時間很長，自己那時候也沒那麼多的時間一直在（那兒參與）...」。當然，M3 所參與的這種在廣場上時而見到的為了期待廣場抗爭能夠增加生力軍的會外會，到頭來終究沒有成為廣場抗爭的助力。

M3 雖然對於兩邊的學生以及群眾的作為都不同意，卻他依然決定靜坐下去，他感到「害怕，害怕運動又做不成了。」問他是否在此時表達意見：「我有表達」...但他人不聽取意見時，M3 就算了，他無奈的回答：「不然能怎樣？哈哈哈哈...」當 M3 提及兩邊的學生都用哪為學生的背後是哪為老師或從哪裡來的人

時，「都是用（背後的）人來切割，把所有的人作切割。那時候我們看了很無奈，我們這種什麼都不是的人，那我們就不是人？哈哈...我們沒有所屬，就只一個人啊！還有一群人沒有所屬的啊！這群沒有所屬的人...像我這樣的人就幾乎是走光了。因為被切割嘛，我們又不願意說我們是陳政峰的人，（但）我們又跟你們（學運或社運的學生及老師）不認識。」4月9日，由於「搗蛋」的學生被「外面的群眾」毆打，有過學運經驗的學生以及其他「沒有歸屬」的學生到了次日幾乎全數離去。從4月9日以後，M3自己形容：「我變成觀察者。我也不像群眾那樣子，我就站得遠遠的，看著事情的發展。」因為「那個氣就散了。...一個失敗的運動或失敗的活動，沒有再延續下去的意義。再繼續下去，就變得狗尾續貂了」。5月12日警方到中正紀念堂拆棚子後，群眾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前人行道上聚集，M3：「那時我就更少去了...愈來愈淒慘...」。對於參與的學生與老師們M3的看法是：「我沒有想過這些老師（及學生）是不是有運動經驗...雖說不是完全信任他們，但認為有一群人至少還願意做事，那還不錯。」

請問他如果再遇到參與抗爭的機會，M3的作法是否會有不同？「...現在如果時間倒轉，我覺得那時候我應該要把學生的力量穩住...因為其實那個時候還是會怕事，如果那時候能夠反過來，讓學生的力量能夠在4月7號結合而不是分散，在那個時候把事情做起來。該把一些人的野心戳破，不能夠再繼續當沈默者。我會有這種想法。」「我不會像之前那樣，好像很怕、很怕、很怕，不想發聲、只想當個參與者。下次還有機會，我不會這樣子。我會盡量想辦法讓兩群的人能夠...甚至是說，我會去想當那個協調者。可是做法上面會比較明確一點，不是講得太模糊；直接談說你要他做什麼、他要你做什麼，大家把話講出來，取得一個共識。」而不是像當時「不想去衝突...也會不敢。因為想說自己也不是哪一號人物，我也不會做這樣的事...。雖然現在還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小的一個人...但我會出來...把事情弄OK了，我就閃人。」

#### 6.4 團體內的成員缺乏討論溝通，團體外的媒體、政治人物利用群眾

在抗爭廣場上，F1在4月13日以後被已經開始尋找組織幹部的團體邀請，「他們前面就先談了，是到最後才來找我，（當時）我坐在群眾裡面。那我想說，好啊，我就去聽聽看。到了X日晚上，他們說要開會...那時候有一位律師，後來去幫國民黨中央委員選舉的，我把他的名字忘記了。...後來我發現，不踏入還好，一踏入覺得那個團體裡面好亂喔！」F1所謂的「亂」，是該團體「後來會分派...這也是我長期以來搞不懂的地方，怎麼藍軍一直在搞分裂？...你會發現在一個環境、團體裡面，很多人像雨後春筍一樣想要冒出頭。」至於進入團體中究竟有無進行彼此溝通的討論？F1表示，除了進行連署的工作、關懷現場的學生、最重要的是「讓這個活動繼續下去」，然而，從筆者2004年的研究以及F1的親身經驗得知，到了4月9日靜坐學生與有著學運經驗的學生嘗試到場支持但終於離開廣場之後，廣場才出現「不支持學生」「繼續抗議這一塊」的團體出現，然而在「不去支持學生的時候，...說這中間分割、切割了很多小團體...」。抗爭群



眾是如何聚在一起的？「在我還沒有（加入組織前），我看到大家在大中至正門那邊聚焦，那邊有一個舞台，（有人在）那邊主持，民眾很像是游牧民族，大家一直都有這個力量，只是不曉得在哪邊聚焦。」

**F1** 根據自己的抗爭經驗認為：與現場群眾互動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學者演講而是唱歌。「學者講國民黨（講歷史），一開始我們覺得：哇，怎麼講那麼久？其實以我們一般民眾，講那麼久，一百個可能跑剩下八十個。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不在於多，在於精。（我後來）才知道，輪流上台的這些人，可能都是一些學者。」她認為唱歌「（才）能夠吸引年輕人來講」，當初 **XX** 帶領現場很多人的互動，因為很多人會跟著唱，很多人跟著唱會去感受，而後 **XX** 根據現場（的互動）而去創作的。

有關組織內的運作機制——**F1** 被某組織邀請加入領導幹部。問她是否知道邀請她去擔任主要幹部的人士誰？「第一次開會的時候，都還不是很清楚，...等我慢慢去參與之後，我才知道這裡面有一些核心人物在主導。」根據筆者 2004 年研究所知，該團體的發起人幾乎是當時過一個多月後要競選國民黨黨內選舉中央委員的候選人或助選員的職務相關。**F1** 是由「另一位」人士在廣場上找她參與，而 **F1** 參與組織後，有什麼事情就與一位隔一星期出現一次的「四 X」商量，但 **F1** 並不清楚這位人士是誰，後來聽廣場群眾講，那個組織「好像是親民黨某個黨部支持」，然而，**F1** 至今「不是很肯定耶...」。請問 **F1** 在團體內不管正式的會議或不正式的交談，彼此之間有沒有機會交代個人的背景、為什麼來、怎麼思考抗爭等這些事情？**F1**：「這樣子的討論反而少。反而是幾次下來，我跟那位比較熟，我們才會...彼此聊天...。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都在討論明天有沒有事情？明天我們要（做什麼？），大家的（服裝是否要一致？）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是交代事情。」

過了近一個月後，這個組織開始每星期固定的活動，然而依然缺乏組織內民主討論的機制。後來由於媒體的報導集中在某位受社會爭議的人士，組織內成員認為對抗爭的形象有損，也曾嘗試使用「表決」的方式請這位成員退出組織，...然而當大家聚會討論這位人士也出席時，「大家那時候也是說好啦好啦。表面上是說好，很多人實際上是不希望（該人參加），因為希望單純一點。」根據筆者研究，**F1** 述說的是「團體內」的情況，然而，當面對警方強力壓制的行動時，該位人士站在第一線抗爭時，群眾又都對該人期望甚大。這也是為什麼 **F1** 在後來採「單打獨鬥」的方式，在抗爭運動中出現。然而，廣場上的抗爭群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大約也有近三十人在現場登記參與該組織。

**F1** 也在進入團體後不久「發現團體裡面也會自己搞小團體。（有人因為出的錢比較多要）做什麼、（那個人又）要做什麼。（或者是，）你可能跟我不和，但是因為你錢出的比較多，（這個人就）要到另一邊...有些個人主義比較重的東西出現了。那時候我就覺得好難過...我今天來到這邊，不是想要幫人家解決紛爭，我們來到這邊，一定有當初最原始的想法跟理念嘛。那不是來這邊每天在解決人的問題，我就覺得很累。每天都是『我跟你講這個人怎麼樣、那個人怎麼樣』，（或

者)哪個人要出頭,這個人就會攻擊那個人不好...我就覺得很疲憊就對了。...前半段,一直有這種問題出現。...很多的交錯複雜的東西,例如,某人本來在某個團體,後來另外一個團體形成某個氣候,他又往那邊靠。...我在裡面,常常會跳脫出來看:那邊是我認識的人,這邊又一群志工,我們在抗議的是這個大方向,可是光是在這個牌匾樓門面,就把自己搞得(分裂成)好幾塊。」

請問 F1 經過自覺後處理這種分裂現象的方式:她會在內部表示「(分成兩邊行動,)不知情的人想你們怎麼會搞成這樣子。關起(門)來要怎麼罵都無所謂,但是開門時,大家一定要砲口一致嘛!而且我們今天坐在這邊不是要搞內鬥,今天我們坐在這邊是為了什麼,又不是為了自己要搶出頭,對不對?我就會這樣子跟他們講…」在回應部份:「有時我口氣重了一點,他們就會講:對啊,本來就應該這樣子,不應該做傷害自己、又傷害到旁邊的人事情。而且最主要是對大方向是沒有幫助的。」F1 在支持學生的過程中最難忘的是有人說她是某位學生的女朋友,F1「發現,你要能承受得住一些耳語壓力!」

在抗爭過程中,F1 還面臨著不知如何處理有人捐錢、有人在現場募款的情況。「有一個老師因為支持學生靜坐,他捐給 XX 八萬塊,(在此之前,我不知道 XX 的企圖,還聽他的話在靜坐第二、三天替他向現場的人抄名字和電話),後來才知道,原來 XX 拿了現場很多人的(錢)…那時候我們的想法是說最好不要拿錢。...有些人,那種愛國志士的,想要捐錢,但是問題是廣場沒有一個很好的機制,你這樣收這個錢,反而是一個困擾。」在 F1 的例子中:當她在團體中的時候,「我們要買什麼東西都是自己先掏腰包。我後來也發現,有些志工會在這裡面騙錢,就是說,他為了要買這個帳棚,也來跟你講,也來跟他講,例如這頂帳棚可能一頂 3600,可是他可能跟了 3 個人要,但是你們另外 2 個不知道。」

F1 說:「其實我們會發現很多事情,都是後來回頭再看的。」怎麼看?「包括看電視啦、一直在運作的一些事情。」雖然事後才思考這些問題,但 F1 表示「在抗爭的過程中,(後來才知道他要選國民黨中央委員的)他還蠻有經驗的,所以在抗爭的經驗裡面,他有去指導到我。...包括他教我如何做道具。其實那時候我想得很簡單...。」

隨著這兩年抗爭經驗的增加,F1 反思:「這兩年下來,我觀察到一件事,(因為)我年輕,不管我發言的內容好不好,只有我發言講一些話,我發現我會帶動後面的人上台的意願。其實我發現很多人都想發聲,然後我就會帶動,所以我想的是,我不見得要做的多,我只要帶領、影響(就好)。」「你問我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被人利用的問題,我後來想想也有。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有時候好像有種共生的關係,因為這樣的利用,使很多民眾看到電視而來到現場,所以也是有影響啊。」F1 表示,由於她在電視上出現,當她要去抗議時,就會有不認識的年輕人響應一齊前往;當她經過高人指點如何做簡單的訴求標語在警察抓的時候能夠方便行動上,「他可能有他的目的」,但對 F1 而言,「至少也是成功的一種方式」。此外,在抗爭過程中,F1 也寄望一個精神領袖可以出來帶領這樣的一群人,「但是一直感覺好像沒有這樣的人。有在期望,希望從這些政治明星裡面的

一兩個出類拔萃的。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320 還 321，許信良不是進來說他要絕食？我們甚至會覺得說你一定會堅持下去，因為畢竟你是大家共同的目標嘛，大家會因為你這股力量而跟隨，但是等到最後覺得很感慨的一點是，不只連宋...。當然有人說：他們（連宋）走了，我們就走。今天，我看到很多繼續堅持在現場的人，他們就是沒有精神領袖、沒有人帶領我們，我們還是繼續走。」

### （五）結語

本研究主要關注於 2004 年 320 到 520 人民抗爭事件中，持續抗爭的人們在抗爭過程中的行為動機，並且透過研究者與行動者的討論，探討個體在行動過程中自主性力量生成轉化的過程。從行動主體的抗爭經驗中可以發現，國親兩黨高層政治人物以及民進黨政府相關政治人物，不斷在這些幾乎毫無反對運動抗爭經驗的人民自我發展集結的團體動力中，進行著借力使力、剝削抗爭成果的權力鬥爭遊戲。雖然該次的抗爭，至今仍被台灣社會的媒體及人們解讀為「藍軍」的屬性，然而從持續抗爭者的廣場經驗以及自我檢討的角度來觀察，使用「藍軍」的標籤描述該次抗爭行動的屬性，不僅落入了唯美國式政黨政治是從的缺憾，也落入了官僚科層制從上而下的威權思維。

法國思想家傅柯在討論語言與社會氛圍相關的思想時曾經分析，當人們看的以及說的方式都沒有改變之前，「一個時代還沒有過去」。本研究雖未針對該次抗爭事件在語言及其周遭事物氛圍進行細節研究，然而從筆者 2004 年抗爭現場的研究、本研究的結果、以及在本研究截稿時 2006 年反貪瀆的「紅衫軍」抗爭的模式及內容來觀察，台灣社會即便歷經了 1987 年解除戒嚴的政治框架、以及 2000 年以後民主進步黨取代執政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國民黨政權而開始在中央執政，台灣社會在各式教育中所培養出來為了政經優勢者的利益而進行的教化與馴服的工作，依然充斥在上述各抗爭廣場中。審視台灣社會無論在表達的以及觀看的方式以及內容，我們似乎並未遠離解嚴前的社會結構特徵。

從本研究堅持抗爭的廣場人民角度來觀察，我們的確能夠察覺到台灣社會再次出現了沛然的民間抵抗力量，其力道不下於 1986 年 9 月民進黨倉促組黨前的民間力量，更甚者，其中隱然呈現出足具社會反省及集體行動的潛力。然而，對於賦予當權者權威來源的父權文化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結構，從本研究抗爭當事者的反省之中，似乎依然未能察覺抗爭者對此類政經結構範疇的深刻質疑。使用如此脆弱而缺乏深刻社會反省的人民抗爭，其正當性及社會正義性如何能夠對抗任何父權、及法西斯或極左派意識型態的當政者？研究者深感憂慮。